

紫陽平江兩書院落卷

梁惠王五滕文公共文四篇

孰能一之

能一之

其三

天油然作雲

興之矣

不為者與

何以異

詩云王赫斯怒

一節

而武王亦一怒

二句

耕者九一

四句

左右皆曰不可

去之

子夏子游子張

一體

其二

其二

其四

臣未之聞也無以

無恒產

惟士為能

此文王之勇

安天下之民

無非事者

補不足

其二

夫志氣之帥也

無暴其氣

孔子曰為此詩者

侮之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伯夷隘

固國不以山谿

其二

其二

滕文公問為國

教人以善

貧賤不能移

其三

天子之事也

豈好辯哉

一節

三句

孟子將朝王

全章

焉有君子

公明儀曰文王

三句

滕文公問為國

全章

大夫之冠也

夫子

二句

其二

其四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

其二

四句

教能一之對曰不遠殺人者能一之

其二者重視其能大賢以不遠殺統為夫一則重統一則

能重王以孰能問不遠殺人者乎正以能一之故統之且

其章布一統之治而天下敬大定焉此章有其附義亦待

乎不遠人之心而志蓋世焉於孰能問不遠殺人者之氣而

其能惟獨心術之成治術之隆列國好善天子親臨而

其其而將計焉而好生焉也即言其好生而好生之氣而

其其而將計焉而好生焉也即言其好生而好生之氣而

其其而將計焉而好生焉也即言其好生而好生之氣而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求一者重視其能大賢以不嗜殺曉焉夫一則定能一則  
能定王以孰能問不嗜殺人孟子正以能一之故曉之且  
王者布一統之治而天下歌大定焉此豈有異術哉亦恃  
乎不忍人之心而已蓋世局紛紜偏安誰建久安之策而  
中藏愷惻心術遂成治術之隆列國好兵天下幾渙而難  
萃矣而轉計焉而好生為念者即實核焉而馭衆有權也王  
問天下以定而吾以定於一對今夫一也者以一心握天



下之要而道在制心以一德馭天下之紛而道在尚德其一也其定也其能一也其能定也而王不知也遂曰孰能一之居中馭外俯視八荒拱北臨震攝服九有天下固定於一體也而一體果孰能幾乎縱整齊畫一之規本無奇策然必威權獨重而後陸壘水慄庶邦不敢角才能象魏懸書遐荒悚聽輶車使命遠近獻風天下固定於一尊也而一尊果孰能屬乎縱一道同風之治不在雄才然必勢分獨崇而後遠駕長驅列辟不敢為風氣以孰能一問王

蓋以處不一之時而求其能一一之為甚難能也不知統御之權規約之皆尋常事何必若歆若慮輒欲占氣數而問誰何況乎人安之運基之在耳目前但使無虐無戕何難引平治以為己任然則孰能一之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姑息亦天下之厲階而聖朝初無是舉削平小醜兵革所以示威嚴翦除羣雄干戈於以神駕馭然此特萬不得已也外此而兵刑之事曷容寤寐常縈乎我國家忠厚開基數世猶沾其澤故即強藩梗命而大度包荒不難使革



面洗心拱手而歸覆幘瘡痍無困而安固可期唯其能一  
之也而何必以孰能為諉哉殘忍本天下之戾氣而吾儒  
斷不忍言啟坑卒之謀即及身已罹其害下焚儒之詔不  
數傳立見其亡彼蓋謂震攝有方也而不知暴虐之尤適  
見性情偏向耳聖天子慈祥立法吏有所不容故即敵  
國抗威而推情相與并可使輸誠納款降心而服神明兵  
氣不揚而皇圖永固惟其能一之也而豈容以孰能為疑  
哉一以此即定以此當是時士盡止戈軍皆脫劍兵懸不  
用刑措不施犄歟盛哉吾願卜萬年有道之長也

戰國不一之弊問答間若揭矣夫戰國時則不啻殺若  
此天下所以不能一也王以孰能一問孟子故正告之曰  
天下不一自殺始亦天下本一不一自殺始春秋二百  
四十年來競欲以殺止殺正不啻以殺教殺至殺教者其  
斯一統日難撫米流者報疑天下之終無定局不知晉好  
殺者誤之也則一天下之人正不必其有其術矣王問天  
下惡乎定吾以定於一對今夫一也者平天下交殺之釁



面洗心拱手而歸覆幬瘡痍無困而安固可期唯其能一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戰國不一之弊問答間若揭矣夫戰國時誰則不嗜殺者此天下所以不能一也王以孰能一問孟子故正告之且天下不一一自殺始亦天下本一不一自殺始春秋二百四十年來競欲以殺止殺正不啻以殺啟殺至殺機日甚斯一統日難撫末流者輒疑天下之終無定局不知皆好殺者誤之也則一天下之人正不必其有異術矣王問天下惡乎定吾以定於一對今夫一也者平天下交殺之釁



而權統於一尊導天下殺之機而世渾於一德聖天子  
在上兵懸而不用刑措而不施其一也其能一也而王不  
知也又曰孰能一之然王豈真無志於一哉特見夫當世諸  
侯王無弗欲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一時興甲兵危士臣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各胥其國中什伯  
千萬之人靡爛焉以博己之一快而究之不一之天下仍  
復或稱東帝或號西帝或約縱以為固或連橫以為安噫  
孰不欲一之而果孰能一之王所以承定於一之對而訝  
且異也而不知兵革以取威縱出於削平海宇之思而在  
已本反乎其道我勝敵而人之見殺於我者足干天地之  
和敵勝我而人之授殺於敵者更釀國家之禍殘忍已甚  
適以使英雄割據競策偏安而吾欲爭強誰弗爭強吾不  
甘弱誰則甘弱干戈不靖而疆宇益歧晚近以來所以難  
復畫一之治也而誠使慈祥以立念特矯乎暴虐生靈之  
習而御世已握乎其綱息兵而不使蹈疆場之不虞外而  
人殺於寇勅法而不使干罪戾於不覺內而人殺於刑惻



隱為心原，非因世局紛紜，巧市仁義，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兵氣陶鎔，而皇圖鞏固，仁人既出，夫何難臻克一之祿也。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已以殺人為事，而不能一天下，以嗜殺人為心，而不能一天下，且非惟不能一之，轉使分極必合，渙極必萃之天下，益甚其不一之形，終錮於不一之勢，而徒令攬形勢者，不思其咎，不推其本。沾沾曰：孰能一之也。夫豈天下之幸哉。帝曰：好生，王曰：無畏。帝王之世，天下尚虞不一者，未之聞也。則信乎不嗜殺人者，為能一之也。殺人者，能一之也。

欲一者，視若難能，大賢以一言曉之，而大戰國之王皆以嗜殺人者求一。襄王以孰能一問孟子，故反積習以曉之。且王者一統之治，未嘗不存於世，主意中特其所以求一者，正其所以不能一者也。蓋其日溺於當時之習尚，以日錮其好生之性情，總總焉妄動干戈，欲強不一者以歸於一，至日求一而愈不一，轉驚訝於一統之難期焉。則惜無人反其隱而使之悟耳。王始以天下定為問，而吾以定於



隱為心原。而世局紛紜。巧中仁義。而善天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兵氣陶鑄。而盛國。舉國仁人。既出  
夫何難。臻克一之祿也。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已。以殺人  
為事。而不能一天下。以嗜殺人為心。而不能一天下。其非  
惟不能一之轉。使分極必合。強極必柔。之天下。益甚其不  
一之形。終錮於不一之勢。而徒令攪形勢者。不思其若。不  
推其本。沾沾曰孰能一之也。夫豈天下之有。中曰好生  
不殺。臻入。善為道一之也。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欲一者視若難能大賢以一言曉之焉夫戰國之王皆以  
嗜殺人者求一襄王以孰能一問孟子故反積習以曉之  
且王者一統之治未嘗不存於世主意中特其所以求一  
者正其所以不能一者也蓋其日溺於當時之習尚以日  
錮其好生之性情鯁鯁焉妄動干戈欲強不一者以歸於  
一至日求一而愈不一轉驚訝於一統之難期焉則惜無  
人反其隱而使之悟耳王始以天下定為問而吾以定於



一對夫一之云者非以好爭者抑天下之爭道在息爭於已非以競勝者擅天下之勝道在自勝其私而吾猶未及明言也而王若為之深異也遂復以孰能一之問王室之威權旁落東帝西帝諸侯王競長中原矣究之兵革滋興四境之生靈日蹙即關河各據九州之形勢終紛生斯時者徒慨然於一尊之莫屬耳撫躬疑慮幾欲占氣數而問誰何列邦之氣燄方張爭地爭城數十載相尋靡已矣卒之以不愛及其所愛相率以快其心我恃強人亦可強相抗以分其勢撫茲局者恆愀然於一道之難幾耳搔首躊躇遑敢引平治以為己任以孰能一問王以至不一之天下一之為甚難能也蓋其所見為難一之故日見夫世之求一不一者以殺人為事而天下不一如故以嗜殺人為心而天下不一如故噫王亦思其所以求一者正其所以不能一者乎權勢之相脅適足以甚末流平好尚以返其流而治原已握威命之所專最足以移本性慎習染以培其性而馭世有權然則一之豈誠難能哉孰能一之是在



不嗜殺人者。且夫盛德之朝。豈無分享天下者。乞河山而盟帶礪。異姓分茅土。非外戚即屬元勳。同姓割膏腴。非伯叔即為兄弟。星羅碁布。封建滿寰區矣。而我國家忠厚留遺。羣遊化日。兵刑之事。深宮夢寐之所不縈。彼列國備屏藩。惟其能一之也。王而諉為孰能也。吾願追三代之盛德。旦暮期之。且夫仁人在上。亦有不靖於天下者。忘名分而構兵戎。憑城邑以計偏安。王號竟忍於竊據。假擁立以誇衆助。國典遂致於妄干。角力爭雄。世局幾擾攘矣。而聖天子慈祥愷悌。久浹羣情。戰陣之謀。黼座憂勤之所不暇。彼小腆歸<sup>拜</sup>覆<sup>露</sup>。惟其能一之也。王而疑為孰能也。吾願起一世之仁人。馨香祝之。詎意王又以孰與問乎。

其二

一非難能。問心而已。夫王曰孰能一。果孰是能者。懸其人曰不嗜殺人者。王亦問諸心耳。且天下所由一統者。不問世先問心。外心以期治。威命之用不神。故世主每疑且慮也。即心以決幾。駕馭之權已寓。故吾言仍約而賅也。王問



天下惡乎定。吾對以定於一。夫一也者。一不一之心。而實以吾心一之者也。乃王顧不問諸心。而竟若一之無能一也。遂曰孰能之。權勢擅行之處。有時終窒礙難通。至於難通。則輒以天下之不能一者。槩諉諸時數。而以為莫可如何也。何其愚也。兵戎迭構之時。求勝而效尤益。甚至於益甚。則反以天下之弗能一者。忍付諸遷流。而以為莫之敢任也。何其昧也。孰能一之之問。王若一之無能一矣。且夫有求一而不能一者。即有不求一而自能一者。世衰莫挽。益重兵刑。彼蓋謂震懾有權也。而我欲恃強人。豈甘弱。世局適致紛紜。否極將回。先弭金革。世每謂儒生迂論也。而仁人在上。薄海為家。到治恍懸心目。然則以一之能不能。問諸天下。當先以殺人之嗜不嗜。問諸心焉而已。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開弭之初。斷無有不動干戈。能坐致天下於平治者。而勢所迫。非情所鍾也。且以殺取殘。正以開其畫一之治。而其不嗜殺之意。得使後儒默會。知其德之。所以王以為非夫人孰能一之。守成之世。亦無有久廢兵。



革能永措天下於乂安者而事所需非性所好也且以殺  
討罪正以守其一體之規而其不嗜殺之衷足令識者推  
原嘆其風之有餘古以為微斯人孰能一之王當問諸心  
而已乃王不不以不嗜問心復以孰與問世不知一也者以  
吾心一之而實以一不一之心者也

孟子曰上無道與天下無道則亂上無道與天下無道則亂  
益重其師蓋陰雲翻作霖雨而後谷粒入豈甘饒也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夫不忍苗之終槁興之自在天也夫作雲下雨天不忍久  
旱天不忍苗之終槁也槁者而興非天有以興之哉且操  
生物之權者天也其生之也物聽之即生之而或不遂其  
生也物亦聽之然天能生物天必愛物天能愛物天必有  
以生所生之物即物所由不遂其生者一出以愛物之天  
而為之轉其生機斯物亦得復其生氣已不然七八月之  
間旱而起視此苗則槁矣槁者而欲其興誰實興之者乃



幸也。愛此苗者之有天也。天不使兩間有見棄之材。安忍於待發之機緘。自天而幸其望。見夫苗之槁也。有恐其終於槁者。而不禁於苗有<sup>深</sup>軫恤之情。天必使萬類完自然之理。詎肯於發生之氣象。自天而遏其萌。見夫苗之槁於旱也。有恐其終於旱者。而遂欲於旱妙轉移之術。天惡此旱。天愛此苗也。天於是憫苗之槁。天於是原苗之所以槁。一時沛然者。非屯雲之象也。作雲也。一時沛然者。如好雨之望也。下雨也。天之為旱計也。如此見。天之為苗計也。即於

此見。此在天不過一轉念耳。而苗之立枯於旱之中者。受困已甚。故呈效易新。此在天不過一藉手耳。而苗之將蘇於旱之後者。待澤愈殷。故改觀較捷。則見官吏賀於朝。農夫忭於野。曰。苗非復槁矣。向之槁者。沛然興矣。至此而問諸苗。苗不自知。何以興也。夫苗即自知。何以興而興之。券自天持之。苗不能禁。天之不終旱。而惟聽其命於興之者耳。不雲不雨。苗苦其旱。既雲既雨。苗乃不苦其旱。前後之間。苗難自主。天獨默司此。沛然者。沛然者。以加導。沛然之



機而不早即興。正見天之善於養苗而已矣。至是而問諸天。天實有以興此苗也。然天雖有以興此苗。而興之理。自苗具之。天亦祇因苗之所由。槁而為反其道以興之已耳。未雲未雨。苗形其槁。已雲已雨。苗豈仍形其槁。榮悴之故。苗所固然。天不得舍此。油然而沛然者。以別攝淖然之象。而轉槁為興。亦見苗之神於應天而已矣。其如是孰能禦之。知苗本有待於天者也。知天本愛此苗者也。王知夫苗乎。王知夫苗之所以興乎。

臣未之聞也。無以。以未聞黜霸功。大賢更為之轉計焉。夫孟子固願學孔子。而不屑聞桓文之事者也。然亦豈一無所聞哉。故特為王轉計之。今使事苟為素所習聞之事。固不妨即所聞者以擴之。又何必為之轉計哉。乃事實為不數見之事。而心猶有不忍舍之心。其事固不屑道也。其心實別有在也。驟即之而意似決絕者。轉計之而猶有餘思已如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後世無傳。是桓文之事固可以已者也。而



謂臣所習聞乎。幼學壯行。平昔之見聞有限。素而至以取  
威定霸。則前人早已擯斥者。又何從於代遠年湮之後。考  
厥所為。知言養氣。曩時之聞見有資。而至以詭計陰謀。則  
前人久已怒置者。又何由於風微人往之餘。聆其餘緒。臣  
未之聞也。王於桓文之事。是亦不可以已乎。雖然。可已而  
即已者。明主始迷終悟之心。可已而不已者。人臣志在有  
為之念。目擊夫水深火熱之民。顛連莫告。而因欲以前人  
功烈與斯民登仁壽之天。在王也孜孜不已。豈不欲直抒

所聞。聊慰佳時之願望。而無如臣之未嘗習聞也。功利之  
見。有必黜。未聞驩虞小補之謀。仁義之心。有必存。未聞缺  
血主盟之事。設仍以桓文之事言。將私心推測。其見絕於  
仲尼者猶淺。其貽誤於吾王者獨深矣。此臣所為惓惓焉  
而不能自己者。此也。心惻夫合從連橫之術。狡詐多端。而  
因欲以先代規模與斯世享承平之福。在王也殷殷不已。  
亦甚願徐聆所聞。聊釋望治之殷懷。而無如臣之非所素  
聞也。考於書而召陵城濮未聞記載於篇端。考於詩而攘



狄尊周、未聞歌詠於風末、設必以桓文之事言之、將私意  
品評、其為三王罪人無可逃、其為五霸罪人愈無可寬矣、  
此臣所為懇懇焉、而別存他望者此也、噫、世宙滔滔、孰殷  
利濟、值此萬無可已之際、而稱仁義道義、別有襟期、塵寰  
落落、孰荷仔肩、際此必不能已之時、而輔世長民、豈無至  
策、則王乎、此臣之所習聞、而不若桓文之事之未之前聞  
者也、

賦得成人在始得先字五言六韻

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不為與不能異、齊王若莫辨其形焉、夫不為者與不能者、  
言乎形固大異也、而王以形之異為問、非姑託於莫辨乎、  
若曰、事之當局不自知、而旁觀反相責者、此固旁觀之有  
所獨見、殆亦當局之示以可見乎、顧示以可見、而所可見  
者、究無辨別於所見、則雖有所實見、而仍無以特定見、所  
願以當局所不自見者、詢諸旁觀之能代見者也、異哉、寡  
人之不王、竟以為不為、非不能哉、寡人未嘗自明、不為也、



而夫子乃抒直斷之詞寡人未嘗自諱不能也而夫子乃杜兩岐之說噫此其中殆有形乎撫數萬戶臨淄之衆躬秉鈞權所不敢諉者猷為之大而所不得強者乃能事之難也朝廷方前席而咨而儒士竟探原而斷此豈由臆度也乎其必有顯而可徵者矣席方千里渤海之封肩承鉅任謂有不為者聞之駭然驚而謂有不能者聆之亦慨然惜也立論據老成之見而承教興核實之思此豈僅懸揣也乎其必有切而可指者矣而寡人初不知也自夫子言之一若不為者無可藉口也明明有不為者之形也又若不能者獨可原心也亦明明有不能者之形也則以為此與彼異甚藉曰非異斯人主君臨四境清淨詎足為高方自謂為豈敢辭而能未敢信蓋其內反者真矣乃局外誅心遂毅然而伸辨不為與不能儼若一據其形而莫或遁也則何也藉曰非異斯宸躬總攬萬幾事權又將誰貸方共謂為非所謝而能或所難蓋其曲諒者當矣乃名儒操鑒偏立判其分途不為與不能宛若一審其形而無少蒙



也則何也。謂形自有異焉者乎。而何以異乎。大抵譴責之

相加。當其境者幾難自辨。而若無待於辨也。確有其形之

立呈耳。然見其形而歸過於心。不為者萬無可恕。見其形

與齊王之言氣均未合

而職咎於力。不能者尚有可原。與為權衡。此際自有霄壤

者矣。向猶謂為邦有志。恆阻於功能之難躋。而形不容相

假於微。即異不得交併為一。兩境各存區別。殊令寡人樂

為聞也。而果何謂哉。大抵鑒衡之立決。持其說者易近矯

初

持。而若有見而持也。適因其形之畢貢耳。然核其形而斤

以情薄。不為者無可自藏。核其形而諒以勢窮。不能者猶

堪代解。與為比較。其間要有逕庭者矣。向特謂為國有心

每苦於才能之有限。而形既可構之使見。即異不必強之

或

使同。兩情業判等差。固知夫子必有說也。而究何居哉。

也。我觀於守至足之理。而不易於至齊之境。又歎士之高

其至

其見者。何其至也。我觀於處至齊之境。而得全足之理。蓋

歎士之貞其操者。何其獨也。今欲圖王。必先反本。則曰得

恒心而用之。然無恆產。何有恒心。天下至衆也。百姓至繁



也則何也。謂形自有異焉者乎。而何以異乎。大抵譴責之  
相加。當其境者幾難自辨。而若無待於辨也。確有其形之  
立呈耳。然見其形而歸過於心。不為者萬無可恕。見其形  
而職咎於力。不能者尚有可原。與為權衡。此際自有霄壤  
別。同兩辭業。陳學盡固。味夫子必亦寤也。而笑何者。為  
每苦於下論之。亦別而汙。則何辭之對。且明異不必歸之  
於外。辨與為力。陳其間要亦聖或皆矣。向執臨為國。亦必  
以辭戴不為者無何自。則其汙而寤。以懷寤不為者辭。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



也。皇降淵源，此理不分愚智也。貧居道味，此詣亦非苦艱也。無藉自立，不富自穀，則人皆士矣。而何重乎士？而何貴乎能？先王之待士也，適士於塾，升士於庠，厚其餼糧，別其糈養，以厚其俗，以被教也。以安其身，以謀性也。則士固有士之恒產在，且士亦從田間來，負耒耜而橫經，釋襜褕而儒服。先王以為人皆可以士也。人即不皆為士，而無不可使之為士。即人即無不可為士，亦不能不別之為士。且夫士也者，抱志於貧賤，厲節於艱危，豐豫而生貞廉，貧窮而致悅樂。其自居則何等也？其視世又何如也？不失其心，君子攸行，庶幾哉！士也不治其產，室人無譴，其或者能之。惟士超倫，惟士出類，同此境遇，惟士為能樂天，同此遭逢，惟士為能知命，無藉乎恒產，無失其恒心。喪乎而人不皆士也。而我為念士矣。今者遊於庠者，士好遊矣。食於廩者，士傳食矣。則方疑恒心亦不保於士也。則方議恒產亦當復於士也。然試思貧而樂道，夫孰能然？試思窮不失義，夫孰能？臣竊以為能者惟士，而未可以能概民。民固不能無恒產也。



蘇氏為指世士而未下以指鄉月月固不指無到盡也  
 也然為指貧而樂直夫賤指然為指讓不失義夫賤指自  
 矣陳大騷到心亦不給士也陳大騷到直亦當賤此士  
 為為給士也今世為給士也給士也給士也給士也給士也  
 士為給士也命無餘乎也無與其到心而不習士也而  
 士到給士也出縣同也到給士也給士也給士也給士也  
 牛到給士也到給士也到給士也到給士也到給士也  
 在到給士也到給士也到給士也到給士也到給士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以勇歸周王誦詩而得之矣夫勇者安天下之大畧也詩  
言怒而天下安焉文王不誠大勇哉且我周文治自文開  
之論者謂文以文德遂然臣讀有聲之章歌適駿者頌及武  
功知勇固非盛王所諱也意主於扶弱抑強作六師以弘  
其勢事異於窮兵黷武伐一國以息其爭祇以因壘來降  
世頗傳三旬之脩教則所謂武功者亦將諱以為文而抑



知正不必然。昔者文王嘗怒矣。王何以怒怒密之侵阮也。雖然。此何與玉事。而王怒之。玉將以安天下之民耶。此其意臣得諸皇矣之詩。謂革命之舉。尚待諸後人。故五十年養晦歸藩。及身終無改元之事。而豈知小懷大戩。順人心以討伐。而其事不嫌天子自為。謂作朕之。帝錫於商。則四十國質成表。附在廷疑來勸進之文。而何以受命專征。詰王慝以撫綏。而其勢不越朝歌而北。今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而王顧赫然怒者。蓋以密不遏則阮不安。阮不安則密之狡焉思逞者。將天下之民俱不安。一怒而旅以整。苦以遏。凡以為天下耶。詩言篤祜而繼之曰。對于天下。明公怒也。問誰非裂土分茅。而大侮小衆陵寡。其漸何可開歟。王輒然怒曰。是固聖世所不容。即揆諸造物好生之意。亦所不容矣。責無可辭。王怒實義憤也。絕不念睦隣脩好。而興甲兵危士。臣其風何可長歟。王勃然怒曰。是固國法所不容。即質諸羣生思治之心。亦必不容矣。惡何可縱。王怒非作威也。若此者。為阮而怒。密非為天下也。而稱之。



為王者明乎文王之怒之有繫乎天下之民也。詩言文王之怒而臣謂即文王之勇。勇非一勇。怒祇一怒。而遂安天下之民矣。後世弱滅強吞。且私幸為我國觀釁之計。令當日阮無求助。俾密得乘勝以歸。而我或邀擊其前。則不戰可以兼二國。而文王無是念也。岐陽擁百里侯。封豕豨。豈不慮檀伐生嫌。中獨夫以覬商之志。而忠仍服事。除暴即以安良。故命將出師。天下共曉無他之志。而始信戡黎一役。祖伊亦未免過疑。後世救災恤患。多牽制於興兵利害之私。使當時阮幸圖存。而密或相持為難。則設有強躡於後。將一舉而召兩戎。而文王更不疑也。河洛附六州。士庶深怨。以詢方擾衆。致吾君有好戰之譏。而事不容辭。義正亦為仁育。故禦侮敵愾。天下咸欣然於懷保之恩。而轉覺伐崇再臨。史氏固不必詳細大勇之証。文王已有然者。而以鋤暴者安良。四海已上承平之頌。威伸貔虎。即厄解頽魴。仰惟穆考。猶想見聲靈之丕振焉。如整旅過荏。以至篤周祜。對天下非文王之赫怒。曷克至此哉。試進思之。此不過推亡



固存聊舉義旗以止亂而初非窮兵黷武存震動異域之  
思然奮一日之神威即以深羣生之覆載緬豐功於岐邑  
而奮發為雄之概若或傳之矣此不過保邦制治聊伸天  
罰以除殘而本非揚厲鋪張為要結人心之計然藩牧示  
威靈之赫即震海蒙康樂之休溯威烈於鎬京而震疊嚴  
肅之神如將見之矣然則文王之赫怒即文王之大勇也  
而起視新時天下之民何如者竊憫夫萬姓之瘡痍而心  
存利濟斯除殘勦亂強暴咸深翕服之情熟權乎列邦之

大勢而願拯顛危斯懷德畏威震宇威食生成之福蓋  
斯時天下之民文王已一怒而安之矣大抵彖強窺伺每  
因聲靈之不振以漸憑陵蜩蟬沸羹之秋屬在強侯孰無  
帝制自為之意彼密人固亦猶是耳向使當日者方伯雖  
有專征之命而巖疆竟無問罪之師則奸民草澤弄兵安  
知不藉端以啟釁而天下又何得安乎文王何如也本三  
分服事之誠一怒而西陲已定受萬國翕和之請一怒而  
南服已平由勇而怒由怒而安為天下籌之至熟也而瀛



寰不藉慶昇平哉。大抵強鎮梗頑。每因權勢之不張。以漸  
滋驕。擾穢德腥。聞之。後凡吾百辟。豈無羣起相齟之情。彼  
密人固亦猶是耳。向使當日者。侯服未著。鯨吞之迹。岐陽  
先彰駭烈之威。則游俠鄉閭。迥隘安知不乘隙以相攻。而  
天下又何能安乎。文王何如也。旆鉞常昭。一怒而綿湯孫  
之祚。壺漿羣奉。一怒而揚牧伯之雄。即勇即怒。即怒即安。  
為天下計之至深也。而區宇不同。登康樂哉。文王之大勇  
如此。試更徵之。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令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怒更有繫乎天下者。進齊王以法周之怒也。夫一怒安民  
武亦猶之文也。孟子以是屬齊王。亦謂法文武之怒焉可  
耳。且我周有孟津一會。而民之易危而安者。久為後人所  
稱道矣。蓋捷伐彰於牧野。揚大烈。何殊觀耿光而取法由  
於本朝。端率從即以靖黎庶。慎無謂者定之勳。無異惠鮮  
之澤。斷非後世所可企也。亦在有志者任其自為。爾微諸



書而武王之勇又如此夫武因欲繼前人懷保之功示後  
世率循之路也何也當日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之  
馴伐宣威之日未嘗要結乎人心而天討既行無一人敢  
自外於風氣武之怒誠絕人攀躋矣縱使四方無拂前人  
已示夫先聲而一動於取亂侮亡則東鉞商郊會朝已見  
清明之象鷹揚戮力之秋未免驚疑乎衆望而我衣甫著  
無一人敢自外於生成武之怒誠莫與爭能矣縱使萬國  
懷柔前人已創夫大業而一迫以安良除暴則揮師殷土

四方已微和會之休武之一怒安民非又本諸文王哉今  
夫大功克集威靈所以獨彰也而前列昭垂效法不容稍  
緩也蓋遇劉之象早顯平時而本繼志之孝思成永清之  
偉業則追思之下殊切懷思而企慕之衷宜深平昔而本  
已然之成局開未來之功能則述古之餘彌殷法古今王  
亦一怒而已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而已今王果能奮厥  
精神一怒而兵戈靖一怒而殘害除一怒而橫歛暴征息  
天下之望莫急於此矣出水火而登衽席拯羣黎之命何



殊旄鉞之麾。懲六國之強。亦何異臨衝之伐。法武王亦猶之。法文王也。天下無不可興之事。業。鳳鳴魚躍之祥。臣請為王載筆而書之。今王果能收其功效。一怒而井田復。一怒而學校興。一怒而商賈農工悅。天下之心莫慰於此矣。舍霸圖而崇王道。伸捷伐於強隣。來會何必異八百國布仁恩於侯服。受命亦何必俟五十年。遵武王亦何殊遵文王也。天下無不可企之神聖。置兔蒼兕之烈。臣請為主揚權而陳之。民惟恐王之不好。要見恥之者。讓美於武也。

怒赫然者。遜能於文之怒哉。不足

先王以觀為事。民事之補。先在春矣。夫事曰巡狩述職。君事也。無非為民也。而重民事者。先補不足。耕之省於春也。有然。當讀幽風一什。而知民事難緩。必曰其始播百穀。誠恐民之俯仰不足耳。若夫職典舉於上。事著鴻猷。朕望彌於民。首巡覽輅。夫是以典章由舊。大君不尚虛文。而時序更新。小民已沾膏惠矣。如巡狩述職。天子諸侯若斯。斯時也。當陽有天子。聽政者。頒以春王。用命有諸侯。勤政者。戒



得此錢之居。感六國之強。亦何其臨之。成也。王亦  
 之。天下無不可。與之。事。樂。是。也。魚。張。之。所。以。請  
 為。王。者。事。王。當。之。今。王。果。能。收。其。功。成。一。德。而。并。中。復。  
 怒。而。學校。換。一。德。而。有。實。農。工。悅。天下。之。心。莫。能。於。此。矣。  
 金。靈。圖。而。崇。王。道。神。機。藏。於。強。弱。來。何。必。異。八。下。國。布。  
 仁。恩。於。侯。服。受。命。亦。何。必。後。五。十。年。運。武。王。亦。何。殊。遵。文。  
 王。也。天下。無。不。可。金。之。神。聖。豈。免。蒼。兕。之。烈。臣。請。為。王。揚。  
 鐘。鼓。操。音。甄。維。德。立。之。聲。為。毋。見。恥。之。者。謹。美。其。武。之。

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  
先王以觀為事民事之補先在春矣夫事曰巡狩述職君  
事也無非為民也而重民事者先補不足耕之省於春也  
有然嘗讀幽風一什而知民事難緩必曰其始播百穀誠  
恐民之俯仰不足耳若夫曠典舉於上聿著鴻猷缺望彌  
於民首巡鸞輅夫是以典章由舊大君不尚虛文而時序  
更新小民已沾實惠矣如巡狩述職天子諸侯若斯斯時  
也當陽有天子聽政者頒以春王用命有諸侯勤政者戒



夫小補將見風俗之省、天子有事於四方也、藉田之耕、諸侯迺各恭爾事也、誰則無事而觀者、藉曰非也、巡狩則以五載朝覲則於四岳、先王亦豈喜事者、而何以讀虞書一冊、義仲殷仲春、輯瑞必紀羣后、可知一人有慶、列辟揚休、赫濯震聲、靈時切觀風之念、藉曰非也、六年而一朝、又六年而一巡、先王亦豈好事者、而何以考周禮一書、宗伯隸春、官賓禮必親邦國也、可知九重播化、六服承流、輝煌仰鉅典、常懷法駕之勤、無非事者、天子諸侯亦事其所事而已、夫事豈有關於民哉、而事豈偶忘乎民哉、盛朝無闕事之書、鳧旌陳龍光、觀禮非數、而意非疏者、無非竭閭閻之供億、敢云國計擾民生、而大典之嚴可不舉、終歲服農事之勤、田畯督司稼、巡暑有怨、而寒有咨者、未足盡田間之疾苦、所以瞻蒲垂力穡、而應時之令、必先行、時而春也、耕之中有不足、先王曰省之哉、予惟時其補之、耕九餘三、獲利肇端於播種、苟紂轅不出、而貸耜不脩、何以慶我澤之如春乎、王者作事謀始、而乘陽和以令布、令於焉省之、此



也慶我農人力勤東作彼也嗟我婦子耒耜西疇對待焉  
以補其不及茅簷之作息悉本於廊廟之勤求小人之依  
維茲稼穡也損上益下不已可使足民哉易耨深耕嘉種  
必原於誕降苟田非盡石而地已不毛奚以望春臺之共  
登乎王者率作興事順氣以推遷於焉省之此也協風披  
拂舉趾偕來彼也清漣斯飢空歎相形焉以補其不逮蔀  
屋之綏豐要待於宮廷之敷錫大君之惠如仰膏雨也益  
寡裒多何患百姓不足哉不足之補民之事無非君之事  
先王於巡狩述職外敢忘之哉而猶未已也

陳王政於昔先脩其典也夫文王非王者而治政政  
一世祿不征無禁脩其典誰謂侯國無王政哉且王制  
書皆版之制而藉田維經稅不分也詔爵以功志不絕也  
服官雖察行旅往也猶察有期虞人入也文王當其時  
取民之法則遵行之於禮下之經則詳變之以裕其國  
出於塗者未不必受之以使其民則責於水者利乎乎  
之而一時宗周之政遂可成周之政昔者文王易以為



也。慶我農人，力勸東作。彼也嗟我婦子，耒耜而時對時焉。  
以補其不及。茅茨之作，息。是亦於廟廟之執事。小人之依  
維茲稼穡也。指上益下，不已。可使民哉。易耕深穡，嘉種  
必原於誕降。葛田匪盡石，而地已不毛。豈以望春意之興  
發乎。王者率作興事，順氣以推遷於萬省之計也。協風振  
棟舉趾，偕來彼也。清池斯飢，空穀相形焉。以補其不逮。部  
屋之綏豐，要待於宮廷之敷錫。大君之惠，如仰其高也。蓋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陳王政於昔，先脩其典也。夫文王非王者，而治岐之政，九  
一世祿不征無禁，脩其典，誰謂侯國無王政哉。且王制一  
書，皆殷之制，而藉田維耦，稅不分也。詔爵以功，惠不繼也。  
服言雖察，行旅往也。獮察有期，虞人也。文王當其世，於  
取民之法，則遵行之於禮下之經，則權變之，以裕其國。則  
出於塗者，未不必逐之，以便其民。則資於水者，利并可公  
之。而一時宗周之政，遂可統成周之政。昔者文王昌以為



治哉。今夫政以治人。岐之人農與士勸政以治地。岐之地  
陸與水兼。箕演洪疇。八政中以食為首。逮其季。培克在位。  
幾竭脂膏矣。文王曰。九一準什一之數。道貴恪遵焉。既旅  
跨冀野之高。開壑亦虞土厚。酌歲豐歲歉之常。以定其例。  
而夫田止七十畝。無容浮額以浚生。且國用通三十年。不  
必蠲租以市惠。徹糧制權。函館非敢謂我。示其廉。彼饜其  
貪也。其殆念殷先王求助於民之義哉。尹陳壹德。復政後。  
仕官其難。逮其後。志良傳家。半遭焚矣矣。文王曰。世祿濟  
世爵之窮。事宜熟權焉。高山康自天之作。簪纓豈乏世門。  
援報德報功之例。以隆其恩。而譜系屬在有功。嗣德襲祖  
父之爵。即門第已成。無賴食粟安孫子之常。選勞績。紀太  
常。非僅謂富則繼富。急則周急也。其殆守殷先王與享爾  
祖之文哉。卽室開基在樞事。貽謀疑重。農賤商顧。壤控蜀  
戎。事狄已正。供罔缺。迨後日難斯作貢。輻湊者。道達郊衢。  
矣。文王曰。其譏而不征。度其闕守有難。鳴旅資無索。入其  
市戒嚴。虎吠。屢布無輸。國闢澤山通節。并無須龍虎也。夫



夕陽廬旅已早兆易侯之規驪駒充庭犬馬載道庶幾入  
關問禁逐客毀書近市卜鄰廬人無罰乎往來欣寬政之  
及孰非殷先王不設其征也哉周原陶穴以堇飴厥地實  
多山少水顧文分漆沮多魚實王氣所鍾自當時魴鱸為  
災遁逃者波興淵藪矣文王曰其無禁材葦之取供國賦  
竭澤毋虞水泉之入隸漁師於梁毋發波通涇渭設罟於  
以美鱗魴也夫垂釣生涯詎必無興王之瑞能飛入夢魚  
取工謀庶幾伊緡不絕漁梁結網故苟猶存波障弛舊政  
之嚴猶是殷先王以時不禁也哉文王非王者也而政即  
王政也王孟師文王

梁文能厯厯利及於下王政之溥利者如此嘗觀王者之  
世服春田者維耦登夏屋者興嗟鮮五方商賈偕來九畿鱗  
魴致詠美哉果行何政以至此不知惠衷不費法本無私  
納賦有常弗傷於重也詔精有典弗靳於終也詰奸有制  
弗涉於苛也公物有心弗流於吝也夫惟各溥其利焉而  
已昔者文王治岐何以為治哉蓋岐之人農與士半岐之



夕陽廬旅已早兆易侯之規驪駒充庭大馬載道庶幾入  
關問禁逐客毀書近市卜鄰屋人無罰乎往來欣寬政之  
及孰非殷先王不設其征也哉周原陶穴以堇飴厥地實  
多山少水顧支分漆沮多魚實王氣所鍾自當時魴鱸為  
災遁逃者波興淵藪矣文王曰其無禁材葦之取供國賦  
竭澤毋虞水泉之入隸漁師於梁毋發波通涇渭設罟於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以溥利者驗王政下受其利矣夫耕者仕者以及關市澤  
梁文能厯厯利及於下王政之溥利者如此嘗觀王者之  
世服春田者維耜登夏屋者興嗟鮮五方商賈偕來九罍鱗  
魴致詠美哉果行何政以至此不知惠衷不費法本無私  
納賦有常弗傷於重也詔精有典弗靳於終也詰奸有制  
弗涉於苛也公物有心弗流於吝也夫惟各溥其利焉而  
已昔者文王治岐何以為治哉蓋岐之人農與士半岐之



地陸與水兼。而文之治岐。其治下無非利下。總以溥其王  
政之利者也。既旅跨冀州之域。高原多繡壤。萬家之耒耜  
必勤。則豈無耕者乎。顧東作毋荒。下自儆惰農之習。而西  
成甫居。上忍思逾額之收。扈趣雖勞。鴻磬奚補也。其何以  
利及耕者也。文也有九一之政。合作而八家通力。九之中  
為公田。按區而百畝收租。一之外無私額。且夫文豈不願  
我稼之千倉。盡飽爾家之八口。特正供并缺。朝廷之庾廩  
何資。而歲取無多。黎庶之脂膏何損。自先世為糧行徹。而  
遂持平以藏富於氓。利之溥乎在野如此。高山康天作之  
基。人傑本地靈。一國之官寮必備。則豈無仕者乎。顧同寅  
奏績前固。叨鐘鼎之榮。而有子承家。後忽斲斗升之養。鴻  
功如昨。駿惠罔聞也。其何以利及仕者也。文也有世祿之  
政。公忠為邦家光。豈閱世而輒忘其舊。譜系列勲賢後。俾  
受祿以安享其成。且夫文豈不欲酬庸於祖父。即令襲職  
於子孫。特名器難輕。非賢嗣即為濫與。而匪頒無已。雖庸  
才亦得代傳。自平時芻樸官人。而又推類以延賞其後利。



之溥乎在朝如此。羊腓詠而貽年創業。疑周家貴農而賤  
商。然地介邊陲。要亦大道通衢之四達。則豈無關市乎。後  
日者敎關不稅。必來逐客之書。入市而求。竟重廛人之罰。  
下逐利而征諸關市。是與之爭此利矣。文也。頒一政曰。譏  
而不征。異言異服。察綦嚴。不聞飽吏胥之囊橐。祭器戎器。  
戒勿粥。未遑分子母之贏餘。且夫布縷有征。粟米有征。先  
王亦或以取不傷廉者。略儲國用。而度關詰雞鳴之盜。但  
契符璽節。無索旅資。列市懲危吠之驚。雖貨溢閭閻。弗輸  
屨布。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利之溥乎遠來者如此。走馬歌  
而胥宇遷居。疑厥地多山而少水。然支分沮漆。要有巨川。  
廣藪之相環。則豈無澤梁乎。後日者竭澤嚴防。競設舟鮫  
之守。入梁概戒。莫懸祭纘之期。下貪利而禁在澤梁。是不  
啻奪其利矣。文也。立一政曰。無禁林藁之收。供國賦。亦任  
人如取。而如攜水泉之入隸漁師。詎由上自專而自用。且  
夫數畧有禁。非時有禁。先王容或以示毋多欲者。稍制人  
情。而陂澤分涇渭之流。投餌聽閭閻國無私產。興梁集往。



來之跡取物充日用家有餘資人之所欲君必從之利之  
溥乎近處者如此總以溥其利焉而已而王政猶不止此  
八畝頃而收穀水泉之人歸無所垂由土自聚而自用且  
畜養其民矣文也立一瓦曰無禁林藁之於國湖亦不  
之中入聚謝布莫與答辭之時可貪味而禁亦豈果是不  
蠶繭之味雖便宜無事聚乎然日暮散羣雞初鳴各歸  
而青宇數武張網此多山西北水熱支公賦黍熟食斗已  
聖亦以爲實起貴之惠也除之戰平並來皆以此去則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

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識不才而後舍去之亦公論已。夫見不可則識不才。然勿聽左右諸大夫而遽舍也。察之國人而不可見去亦如是其慎哉。且有國家者操進退人才之柄。往往甫擢一賢而近習中傷。同寮交構。人主不察。遂淪廢終身。致使舉國士庶有伏闕訟而旋格於吏議者。嗚呼。欺飾聖明。習為故智。就令果屬不才。王猶當詢之以衆論。持之以卓鑒。毋遽受



其飾說也。王昔者所進果賢者乎。今日之舍。王周曰。吾識其不才。抑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也。今夫士人新進。急功近名。一旦得志。家國之禍愈烈。而人主隱識其人。除授不洩。諸左右手詔既頒。諸大夫叩閣切諫。國之人一二遠見者。則已豫其姦焉。此惟賢主先幾。或薄其人而不用。否亦優游散秩。用當其才。何遽至壞敗家國事。故臣以為不如弗去。王王之急於去者。特以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也。然臣安知一官稱職。不結內侍。不媚長官。而孤立無援。卒中

蜚語。甚有國門策蹇。彼閭閻父老。猶繫去思者。至如載道口碑。競興怨謔。責倖彈刺。較確聽聞。王猶非左右諸大夫勿聽。而國人是聽也。精以察實。以見然後知進賢固不得已。去之亦初非得已者。蓋言慎也。顧俊之典之非虛文也。薄技偏長。志願見容於盛世。一蹶而不振焉。謂宇宙何嘗無才。正恐志士懷奇。誰復設致身通顯之望哉。況乎內廷多猜忌。媒孽正人。政府有齟齬。翦除異己。即鄉閭游手。亦或因黨徒屏迹。逞私忿而遂肆浮言。故察之而不必竟去。



無論矣。就使劣迹既彰。勢難容忍。要亦由聖主不才之棄。而放歸田里。尚頌君恩。非然者。黜惡所以慰人心。至得罪權奸。不獲慰留於明詔。遺艱投大。國事孰係安危也。亦徒被此惡名。爾馭吏之權之有寬政也。使貪驅詐。猶將觀效於異時。一嘗而遽遺焉。雖罪戾實由自取。安見庸臣固寵不盡屬苟容阿諛之徒哉。況乎摯御少忠良。何知清議。誅官爭建白。易挂彈章。即道路流言。亦且據朋輩傳聞。信游談而好為異論說。故察之而猶可不去。無論矣。誠使釁瑕既蹈。心實無他。尚有乞明主再造之榮。而息隱邱園。未錫官秩。非然者。錯枉本以如衆望。至授權嬖戚。不復裁奪於宸衷。蔽聰塞明。官方何以澄叙也。亦適多此輕舉爾。臣願王之慎於去也。

聽也。未有失其本末輕重之序。而可以遞竟其功者。兩說貴兼權也。未有涉於鹵莽滅裂之為。而可以各完其量者。若是吾與子言志。吾且與子兼言氣。如告子言其弊。遂至勿求於心。而其原即由勿求於氣。夫氣則何以帥之也。貴



無論矣。就使劣迹既彰。勢難容忍。要亦由聖主不才之棄。而放歸田里。尚頌君恩。非然者。黜惡所以慰人心。至得罪權奸。不獲慰留於明詔。遺艱投大。國事孰係安危也。亦徒被此惡名。爾馭吏之權。之有寬政也。使貪驅詐。猶將觀效。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持志以帥氣。氣無暴矣。夫志以帥氣。志為至而氣持次於志也。此其故言無暴者知之。且人一心之運動。百為皆遷聽也。未有失其本末輕重之序。而可以遞竟其功者。兩說貴兼權也。未有涉於鹵莽滅裂之為。而可以各完其量者。若是吾與子言志。吾且與子兼言氣。如告子言其弊。遂至勿求於心。而其原即由勿求於氣。夫氣則何以帥之也。貴



立其志。夫體又何以充之也。仍恃其氣。戰勝在危微。一氣  
相為貫注。決疑定斷。主宰制為有權焉。蓋氣究不得而侵  
之也。周旋由日用。百體亦受其馳驅。形外誠中。因應遂曲  
當焉。即志且不得而攘之也。其識也定。其神也完。其得主  
也有常。其循序也有節。力葆此天君之舒泰。而要始終原始  
卓然高邁於羣倫。即氣以成形。而志直未嘗稍屈也。至焉  
身涉乎人世之紛紜。通變達權。惟是奮往於一念。至志有  
定向。而氣遂莫與爭能焉。次焉。若是者。非專其趨向之功  
則持歸無定。非截其凌厲之勢。則暴戾堪憂。故必返勘諸  
中藏。而變動不居。內念常持其主宰。情欲交感。投隙終窮。  
鎮定有全功。傲氣亦為默化也。斯敬慎不敗矣。亦無激行  
其私意。而防閑不檢。昭質受暴於朋從。尤悔何常。永貞則  
吉。操存在先事。用志於以不紛也。斯體用胥賅矣。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蓋我自四十以來。從得力之後。而竊欲證其  
故於同堂也。

賦得已涼天氣未寒時得時字五言八韻



一覺銀床夢。新涼已及時。天光寒未到。秋氣信先知。

殘暑銷。槐院斜陽。驛菊籬。輕雲低不捲。初月淡偏遲。

客況牽蕪味。人煙繫橘思。酒樽閒話。永燈火。讀書宜。

逝水流光感。臨風別緒移。料應山嶺上。叢桂正含滋。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首舉所聞之人。各有得於聖人也。夫游夏列於文學。而張亦其流亞也。歷舉其人。不皆各有所得哉。且天地精華之氣。儲之數百年。而一發者也。而以其正氣生聖人。即以其餘氣生學聖人之人。故聖人雖不行其道。而其間之肆雅歌風。雍容揖讓者。傳之百年。而猶藉藉人間也。敢為夫子述所聞。所聞尼山一人。備智仁之全德。裕教育之全功。渾然全體。為夫子所退讓。而弗居。故固有然已。乃有躬被否。



壇之化親承洙泗之傳謂之智者而不得謂之無與於智者而亦不得謂之仁者而不得謂之無與於仁者而亦不得者試指而數之夫子論勇士有似子夏者子夏為曾子良友而曾子論禮每絀於子游而常推子張至若子貢曾舉子夏子張並問而侍側每偕游夏夫子引子貢曾子之論詳矣子夏僅舉其似且請述所聞於子夏并請述所聞於子游子張當其初閑居燕居之頃頃問孝問仁之且游觀負牆之際或同承指授或各聆教言蓋子夏既事孔子

出而告人曰吾得之矣子游既事孔子出而告人曰吾得之矣子張既事孔子出而告人曰吾得之矣是三賢者不可同日而語乎迨其後洙泗應對之節楊裘衰經之辨交友擇師之誠或相爭不決或相証有合蓋子夏舉子夏之說曰商也聞諸夫子也子游舉子游之說曰偃也聞諸夫子也子張舉子張之說曰師也聞諸夫子也是三子者不可同類而稱乎何也以丑所聞聖人之體三子皆各有其一也子夏長於詩學詩者宗之子游長於禮學禮者宗之



子張長於政學政者宗之本孔子之學以為學而其學遂  
各分支派夫各分支派之為體也文侯隆其禮而卜氏之  
教傳武城被其化而言氏之教傳申詳守其業而顓孫氏  
之教傳奉孔子之教以為教而其教遂各有專家夫各有  
專家之為一體也子夏退老西河而人疑於孔子子夏固  
似孔子者若子游以吳人而北學又南方之孔子也子張  
之道晚而益進嘗自信為君子而不疑豈無所得於孔子  
者子夏子游子張蓋皆有聖人之一體也若再閱顏淵則

更有進於三子知

即詩其意雖在能治者矣夫人不知道何以能治國  
家子張陰雨之詩而贊之不益信侮之所由至哉且國  
家所以維於不敗者賴有治人也實賴有治道蓋既有治  
人即可以明治道故杜漸防微之計前聖人勸之成書亦  
既有治道即可以望治人故有備無患之思後聖人寄諸  
當世前聖與後聖相見者天相與者微均願得國實於久  
安而弗令其昧所從事也陰雨之詩作於成王治國之時







其時幾莫敢有侮之者。而周公乃為此詩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治國家之道者乎。國家蒙業承庥。一委裘而已。刑措耳。即并蜂也。而辛螫。桃蟲也。而拚飛。原不足累聖明。而何妨置諸意外。乃為此詩者。舉意外者。而意中籌之。斯捋荼蓄租。道以深明。而益惕。國家守成無事。一踐阼而已。中興耳。即三監迭起流言。二叔妄圖紀叙。固不足損隆盛。而適見咎之在人。乃為此詩者。恐在人者。偏自我名之。斯曉音藉口。道以灼見。而永昭。此詩也。苟非能治其國家者。何以知此道。即何以為此詩乎。然則有國家者。宜何如也。明有防患之一途。為國家弭無形之隙。而或誤於剛愎。或錮於因循。昧昧者。伊何為也。圖治疎而憂患叢生。詩人其竊笑之矣。業有燭幾之先見。為國家。屢獨喻之謀。而保邦於未危。制治於未亂。勞勞者。靡有已也。布治密則覬覦。悉絕。詩人早默諭之矣。有國家者。而果能治也。敢侮者。誰哉。將謂周公居東。顯有罪人。為之讎。故其防民侮者。切也。而不盡然也。縱令小腴未至。興戎而風雨之漂搖。當亦時深。



遠慮國家非一日所得治。正不可一日不求治。由詩言推之道以承世德。治術隆而悉載王靈。道以裕孫謀。治統肅而永弭後患。問誰是敢違聲教者乎。此道明則憂深思遠。即昇平亦何可晏安。將謂周公攝政。直以天下為其任。故其禦民侮者。周也。而不盡然也。縱使相業未逢負扆。而室家之拮据。詎容稍貸仔肩。國家不得安於未治。正不可自謂已治。由詩言廣之道。在馭臣民。治法備而名分莫越。道在乎中外。治功昭而風氣胥同。問誰為敢犯朝廷者乎。此道得則憂戚危殆。雖侯服亦何難振起。吾願與世之有國家者。誦此詩也。

即詩見道。禦侮莫亟於圖治矣。夫陰雨之詩。為有國家者作也。孔子嘆為知道。亦謂欲禦侮者。惟在圖治耳。且國家所維時於不敝者。賴有治人也。實賴有治道。有治人。即可以明治道。故杜漸防微之計。前聖人勒諸成書。有治道。即可以望治人。故有備無患之思。後聖人寄諸當世。前聖與後聖相見者大。相契者微。均願措國家於久安。而弗令其昧所從事也。陰雨之詩。作於成王治國家時。其時幾莫敢有



遠慮國家非一日所得治。正不可一日不求治。由詩言推  
之道以承世德。治術隆而惡載王靈。道以裕孫謀。治統肅  
而永弭後患。問誰是敢違聲教者乎。此道明則憂深思遠。  
即昇平亦何可晏安。將謂周公攝政直以天下為其任。故  
其禦民侮者周也。而不盡然也。縱使相業未逢負扆。而室  
家之拮据。詎容稍貸仔肩。國家不得安於未治。正不可自  
謂已台。由詩言黃之道。生又至天。台去蒲而召分莫越。道  
家昔龍北義也。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即詩見道禦侮莫亟於圖治矣。夫陰雨之詩為有國家者  
作也。孔子嘆為知道亦謂欲禦侮者惟在圖治耳。且國家  
所維於不敝者賴有治人也。實賴有治道。有治人即可以  
明治道。故杜漸防微之計前聖人勒諸成書。有治道即可  
以望治人。故有備無患之思。後聖人寄諸當世。前聖與後  
聖相見者大相契者微。均願措國家於久安。而弗令其昧  
所從事也。陰雨之詩作於成王治國家時。其時幾莫敢有



侮之而周公乃為此詩也。孔子曰：吾讀此詩，吾穆然於道矣。國家當枕隍之秋，耽毒晏安，中主亦知為非計，想當日委裘踐阼，殷遺小腆，反側投戈，箕列外藩，遐荒執贄，沖人無佚德，謨烈其丕承矣。而詩言乃如此憂危也。國家值艱虞之會，經營締造，庸人亦視為要圖，想當年負扆臨朝，管叔流言，終安七卷，祿父思亂，卒殄斧斨，明辟賴勤施，昇平其永慶矣。而詩言猶如此迫切也。何也？周公以治國家而致警於禦侮也。苟非知其道，即何以為此詩？然則有國家

宜何如矣。憂患即屬未形，一念苟安，罅隙已乘於悠忽，故譙羽脩尾之喻，古人出之而非迂，補苴總無善術，數言遠慮，精神恍示於來今，故曉音瘖口之勞，後世襲之而輒效，而特患有國家者不能治耳。不能治而冒怪其敢侮乎？吾於穆然於道，而深有望於能之者，國運之盛衰迭倚，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偃禾拔木之虞，羣情易煽，方夫金縢未啟，又安知朝廷泄沓風雷不召乎？變端則謂治在思艱，非必自碩輔居東始也。鵠鵠即甚驚聞，而覆巢毀室，猶警殷



憂風雨即未漂搖而將荼蓼祖猶深過慮能處常則處常變  
無恐矣以防蜂螫乃以衍睢麟此道得而侮絕其萌何俟  
上學士治安之策哉國基之興敗何常安無不危而否無  
不泰集蓼求辛之誠多難旋平當夫繡衮未彰初非料海  
宇澄清渚陸遂歌乎威德則謂治成無逸亦不惟家相攝  
政然也內非有紀叙之憂而基固苞桑何忘拮据外非有  
多方之告而患靖伏莽何忽恩勤能備患則備豫不虞矣  
以頌鴻飛即以消狼跋此道明而患弭其隙不足該昔王

平之謨哉孔子之言如此然則今之有國家者又當何如  
也

過必改豈必待人之告哉而不足以見自治之勇也孟子  
即其告過則喜觀之曰人不能早立於無過之地而一端  
之疵累必待改於同志之箴規已非聖賢刻勵之深心矣  
而復恃暴棄以飾非斥忠告而指為激切習淡漠以納諫  
矜直言而莫振因循始而自跲繼而自怙終而自棄則為  
其克治之不加而聽受之不誠也要非所論於子路想其



憂風雨即未漂搖而將荼蓍祖猶深過慮能處常則處常  
無恐矣以防蜂螫乃以衍睢麟此道得而侮絕其萌何俟  
上學士治安之策哉國基之興敗何常安無不危而否無  
不泰集蓼求辛之誠多難旋平當夫繡衮未彰初非料海  
宇澄清渚陸遂歌乎威德則謂治成無逸亦不惟家相攝  
政然也內非有紀叙之憂而基固苞桑何忘拮据外非有

平之憂此言此幾限云云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惟勇士勇於改過喜於告而勇益見矣夫子路勇士也有  
過必改豈必待人之告哉而不足以見自治之勇也孟子  
即其告過則喜觀之曰人不能早立於無過之地而一端  
之疵累必待改於同志之箴規已非聖賢刻勵之深心矣  
而復恃暴棄以飾非斥忠告而指為激切習淡漠以納諫  
聆直言而莫振因循始而自蹈繼而自怙終而自棄則為  
其克治之不加而聽受之不誠也要非所論於子路想其



受至聖之裁成誠意正心過欲久深於平昔才負果敢大  
節豈虧志絕伎求細行亦檢矢精心而統以全功即未能  
矜持悉化而粹然可驗其生平故雖具兼人之才加直前  
勇往處事或涉於濶疏詣造升堂愆尤偶說功存爾室省  
察何難治範眾理而勘諸一心亦無事指摘頻加始惕然自  
深其砥礪然則子路豈必有過哉即有過亦豈必待人之  
告哉而要未足以盡我勇行之子路也人情不終學業未  
有不護瑕疵豪傑一行偶疏始亦出之無意而旋因創愆

過激遂不惜怙過終身譽焉則恐其不詳訾之轉憂其太  
盡也而子路則何如也人情即好勸規未必即深省察友  
朋數言諄諄初亦受之若虛而終以疲累未多無反疑為翹  
過以博直內本非肖心而出外亦第虛意相將也而子路  
更何如也子路惟恐人之不知我過惟恐人之不為我告  
如告之則喜也而子路自治之勇見矣必皇皇焉悔尤交  
迫而始思藉繩愆糾謬力哉非心則設無良友為提攜半  
生不幾坐誤乎子路之喜有積乎其素者焉既非臻無欲



之論而更加忌諱人將鑒辱以自安即亦存晚蓋之心而  
莫獲奮興過亦愈滋於不覺矯修之疏忽前哲彌其缺前  
哲務思底其全斯何如精純也逆耳何嫌亦竭誠相叩其  
虛懷并不惟懽欣述解必諄諄焉懲戒並施而始為對法  
語契言欽心忠告則安知當境之聆受外著必本中藏乎  
子路之喜當窺乎其微者焉惕厲在平居即不必果有其  
人而幽獨如立之監如功修期自懽即不必真蹈於過而  
返觀益切夫悚惶愉快之情形後人聞其風後人不得傳

其似斯何如梗概此事同因勉而功可擴充其造詣已不  
能就近問焉子路之勇於自治也如此

而不善學之則弊在於隘與不恭矣君子所以不由哉孟  
子意謂古人之行詣足以流傳於後世者皆其可由者也  
顧古人務為造極各率其性之所近而不能防流弊於將  
來斯後人奉為師承遂習其學之所專而反至失中行於  
大道所貴即古人之善處身善處物者識其不善於善中  
而後學之率由乃知所慎矣伯夷柳下惠吾既論列其事



之論而更加忌諱人將鑒辱以自安即力存晚蓋之心而  
莫獲奮興過亦愈滋於不覺矯修之疏忽前哲彌其缺前  
哲務思底其全斯何如精純也逆耳何嫌亦竭誠相附其  
虛懷并不惟懽欣述爾必諄諄焉懲戒並施而始為對法  
語契言欽心忠告則安知當境之聆受外著必本中藏乎  
子路之嘉當窺乎其微者焉惕厲在平居即不必果有其  
至誠正問爾七載之費於自求也以此

其論論下以林淵也事同因也亦下蘇漢其意論之不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不善學而清和有弊君子慎所由矣夫夷惠惟清和焉耳  
而不善學之則弊在於隘與不恭矣君子所以不由哉孟  
子意謂古人之行詣足以流傳於後世者皆其可由者也  
顧古人務為造極各率其性之所近而不能防流弊於將  
來斯後人奉為師承遂習其學之所專而反至失中行於  
大道所貴即古人之善處身善處物者識其不善於善中  
而後學之率由乃知所慎矣伯夷柳下惠吾既論列其事



矣。不益見夷為聖之清者。惠為聖之和者哉。聖人者為萬世之君子。示以共由之道者也。而何議於夷。而何議於惠。使夷不耿介。何以成為夷。使惠不圓融。何以成為惠。迄今述采薇之詠。傳書筴之言。殊令人樂為攀附矣。而何以涉矯激者曰。吾則由夷。習脂韋者曰。吾則由惠也。惟讓德是矜。夷不能同於惠。惟同塵是尚。惠不能比於夷。迄今片石在西山。遺風留東魯。猶令人願為步趨矣。而何以由乎夷者曰。世與我相遺。由乎惠者曰。禮非為我設也。噫。是隘也。是不恭也。是由夷由惠之所至也。而遂恍然於夷為聖之清。而其弊若此。惠為聖之和。而其弊若此。今天天之覆。憐也。時惟秋烈。何以廣萬物之生。歲盡春溫。曷以肅一元之體。調劑而無專勝。由者所為不識。而不知今天聖之時中。也以大氣節留人心。而外無涯涘。以大局量涵物類。而中有防閑。渾全而非一偏。由者所以無反而無側。而若隘與不恭。則尚可由之乎。吾知君子不由也。大凡前賢之舉動。每易為後人府過。而口實轉滋。高節如巢由。猶指箕顓為



逃名之數。元聖有伊尹。且疑割烹為要主之媒。況乎夷惠  
生平。本各有待弭之一隙也。迨經由之者。孤行其是。益覺  
實坐其為隘。而不留餘地。以處世者。亦不留地。以處躬。實  
坐其不恭。而不設定制。以範人者。即不設定制。以範己。君  
子則以不由杜厲階。大凡後學之遵循。恆反因先哲遺規。  
而拘泥致誤。謂讓國可風。世而非其時。適啟爭端。謂流俗  
可苟同。而比於物。或招黨禍。可知夷惠行事。原未謂立極  
於萬全也。且自由之者。莫補其偏。益見以隘矯不恭。而宇  
宙雖寬。俯仰皆踳躅之地。以不恭矯隘。而門牆不立。簡易  
即斯弛之階。君子則以不由持道。統人宜慎所由矣。

何隘與不恭之有。乃清和分屬。而弊生焉。君子所以不由  
乎。孟子若曰。古人立行。惟賴有造乎其極者。乃能使萬世  
由之。然竊恨古人立極之行。各能以一人擅其勝。不能以  
兩人會其通。而以名節見者。不更以度量見。以度量見者。  
不更以名節見。遂令後學仰其風徽而坐。以流弊。此亦古  
人之餘憾。而即學古人者之大防也。如伯夷柳下惠。吾既



逃名之數。元聖有伊尹。且疑割烹為要主之媒。況乎夷惠  
生平。本各有待弭之一隙也。迨經由之者。各行其是。益覺  
實坐其為隘。而不留餘地。以處世者。亦不留地。以處躬。實  
坐其不恭。而不設定制。以範人者。即不設定制。以範己。君  
子則以不由杜厲階。大凡後學之遵循。恆反因先哲遺規。  
而拘泥致誤。謂讓國可風世。而非其時適。啟爭端。謂流俗  
明。而不由杜厲階。大凡後學之遵循。恆反因先哲遺規。  
而拘泥致誤。謂讓國可風世。而非其時適。啟爭端。謂流俗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清和分屬而弊生。人當折衷君子矣。夫統夷與惠為一人。  
何隘與不恭之有。乃清和分屬而弊生焉。君子所以不由  
乎。孟子若曰。古人立行。惟賴有造乎其極者。乃能使萬世  
由之。然竊恨古人立極之行。各能以一人擅其勝。不能以  
兩人會其通。而以名節見者。不更以度量見。以度量見者。  
不更以名節見。遂令後學仰其風徽而坐以流弊。此亦古  
人之餘憾。而即學古人者之大防也。如伯夷柳下惠。吾既



論列其事矣。伯夷非聖之清者乎？柳下惠非聖之和者乎？聖人者，君子之所效法者也。雖然，吾竊有念於伯夷柳下惠行詣之所至，皆各任其性之所近，而當局者不必自知。然選企者正代為知矣。極意揣摩，適以得其待弭之隙，乃覺不屑就者，俯仰幾難托足；不屑去者，進退幾至失身。趨嚮之所終，亦各具其理之所歸。而樹極者不甘任咎，然誤會者若貽之咎矣。偏端執守，正以坐其必至之愆。乃覺不屑就者，人莫能為我容；不屑去者，禮未嘗為我設。夷自成，為夷也；惜乎其隘也。惠自成，為惠也；惜乎其不恭也。夫以夷為聖之清，而其弊若彼；惠為聖之和，而其弊若此。設令當日者，夷與惠互參兩可，將夷雖耿介，而清之中亦廓規模；惠即圓通，而和之中亦嚴防範。調劑以化隘不恭之迹，而厥道則惟中惟庸，即令有人焉，夷與惠兼備一身，將清能如夷，而不諧俗亦不戾俗；和能如惠，而不逆情亦不徇情。渾全以泯隘不恭之偏，而其行遂可師可法，特無如清和之分而見不能合而成也。隘與不恭，君子由之乎？不由



也大抵聖賢之行事一經後人之蹈襲遂至日失其本來  
況乎夷惠之本來原未嘗立於無過也謂采薇之歌莫能  
尚而率土皆王國何自藏偕隱之身謂書筴之言可以傳  
而竊位有臧孫卒至受三黜之辱由之而流於矯激入於  
脂韋適足為夷惠重疚耳而君子之不由從可識矣大抵  
流俗之事為每援往哲之流傳思以代府其缺失奈何夷  
惠之缺失先未能杜人遺議也謂頑廉懦立有餘風而世  
運未平高節義而誰與匡濟謂薄敦鄙寬有遺教而道防  
宜立尚含容而孰與維持不由而介節自珍和風自古夷  
惠原足千秋耳而君子之所由別有存矣吾師乎吾師乎  
則惟合夷惠為一人者乎

由域民而遞進亦猶不以封疆之界也欲求多助道在得  
人和而已今使欲固吾邦國威耀天下僅恃城池兵革以  
束縛民心何如得王者教養之道哉抑知帶礪雖嚴矛戟  
雖修安見邊陲之克振而驩虞不尚牢籠不事要惟仁義  
之相孚則勿據地之逼狹器之精良而要有使民無恐者



也大抵聖賢之行事一經後人之蹈襲遂至日失其本來  
況乎夷惠之本來原未嘗立於無過也謂采薇之歌莫能  
尚而率土皆王國何自藏偕隱之身謂書筴之言可以傳  
而竊位有臧孫卒至受三黜之辱由之而流於矯激入於  
脂韋適足為夷惠重疚耳而君子之不由從可識矣大抵  
慎卦合夷惠為一人者乎

愚氣五千林耳而哉千之祇由原其本矣吾暗乎吾暗乎  
宜近尚金谷而應興聯林不由而介爾自茲味風自志矣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不固國多助

國

多助

國

多助

國

多助

國

多助

國

多助

固與威亦有所不以者在得人和之道焉夫固國威天下  
由域民而遷進亦猶不以封疆之界也欲求多助道在得  
人和而已今使欲固吾邦國威耀天下僅恃城池兵革以  
束縛民心何如得王者教養之道哉抑知帶礪雖嚴矛戟  
雖修安見邊陲之克振而驩虞不尚牢籠不事要惟仁義  
之相孚則勿據地之逼狹器之精良而要有使民無恐者



慎持於無事之時焉。地利不如人和之故。既徵諸域民矣。夫上之所以得民。與民之所以助上。道不在封疆之界。則由封疆推之。不有山谿之險。兵革之利在乎地形果屬平康。每慮敵人之易入。非所以固國也。故有鑿池築城以備不虞之患。猶諸分疆畫界以堅不貳之心。似邦本之久長。未始不在山谿之險耳。然而高陵深谷。何若興仁講讓之可憑。則欲培國脈於苞桑。道不以險危自恃者。此也。武備未能修舉。每為鄰國所見輕。非所以威天下也。故有積儲軍實。四海無輕動之時。猶諸經畫井田。萬姓有樂從之願。似風聲之赫濯。未始不在兵革之利耳。然而戈矛偕作。何如忠信相維之可恃。則欲統天下而生畏。道不以利器見長者。此也。誠何以固國威天下哉。實與民而自有其道焉。不必有意固國。而國無不固。不必有意威天下。而天下知威。至是而猶不謂多助乎。而要必屬諸有得道者。一則教之以大義焉。名分所宜遵。誰非樂受。夫範圍而所以納於範圍者。必鼓舞早深於平日。道不期小補。所期者克底大。



同道不貴近功。所貴者胥臻一德。夫此教化所周。足以動  
羣生向義之誠。至於負固之謀。取威之計。教民者必不為  
也。大義伸而衆志成。興尊親上比風。不已徧國中哉。一則  
養之以深仁焉。梗頑所默化。誰不願歸於忠厚。而所以轉  
為忠厚者。必涵濡早徧於一邦。道有以溥休和。何難戢性  
情之澆薄。道有以恢樂利。庶幾開風俗之敦龐。夫此培養  
所深。足以堅兆庶歸仁之意。至於固而不搖。威而不猛。養  
民者所自有也。深仁決而輿情克壹。服化輸誠。此事豈關  
乎霸術哉。民心既得。雖有山谿之險。兵革之利。要非以此  
為多助之方也。地利之不如人和如是。

以特書曰。將朝王可朝。而不可召。重道乎。即所以重德耳。  
且止。不可存士前之心。下亦不可執王前之見。必謂孟子  
以道德自高。輕視當世諸侯王。非也。乃至下本無王前之  
心。上偏執士前之見。則一徇其意。不惟褻我身。遂使天下  
不知道之可珍。并令世主不見德之可貴。於是其迹似詭。  
其詞似亢。而其本心幾無以白矣。記者故原其隱。而特書



同道不貴近功。所貴者胥臻一德。夫此教化所周。足以動  
羣生向義之誠。至於負固之謀。取威之計。教民者必不為  
也。大義伸而衆志咸興。尊親上。此風不已。徧國中哉。一則  
養之以深仁焉。梗頑所默化。誰不願歸於忠厚。而所以轉  
為忠厚者。必涵濡早徧於一邦。道有以溥休和。何難戢性  
情之澆薄。道有以恢樂利。庶幾開風俗之敦龐。夫此培養  
斤累。已以堅兆庶歸仁之意。至於固而不搖。威而不孟。養  
高。他。之。才。也。此。所。以。不。少。入。時。政。也。

孟子將朝王

全章

可朝而不可召。守道者德不敢屑也。夫孟子而不可朝。何  
以特書曰將朝王。可朝而不可召。重道乎。即所以重德耳。  
且上不可存士前之心。下亦不可執王前之見。必謂孟子  
以道德自高。輕視當世諸侯王。非也。乃至下本無王前之  
心。上偏執士前之見。則一徇其意。不惟褻我身。遂使天下  
不知道之可珍。并令世主不見德之可貴。於是其迹似詭。  
其詞似亢。而其本心幾無以白矣。記者故原其隱。而特書



之曰孟子將朝王。孟子在齊賓師之位也。王而欲見孟子  
就之可也。即不就而待其朝可也。孟子不可召。孟子何不  
可朝哉。不就見而朝不為貶道。不待召而朝亦不為損德。  
朝所以致敬。即所以盡禮。使竟謂不可召之孟子。本存一  
不可朝之意見。以自峻其道。而故示其德之尊也。豈仁至  
義盡之孟子而敢出此。而何以不果朝也。其故不在孟子  
而在王。託疾致辭。王之巧於召也。迨孟子亦以疾辭。間其  
出而問疾者來。而醫又來。則又因孟子之不可召。而更巧  
為召也。王於孟子不敬實甚。無禮實甚。其慢孟子即以慢  
道也。慢道即以慢德也。遂使將朝王之孟子不朝而帶不  
朝而宿。而其本欲朝王之初心。非東郭氏不及知。景丑氏  
不能知。即公孫丑孟仲子輩亦幾幾乎無由知。記者曰。將  
朝王。見孟子之不果朝。非不可朝也。不可召也。凡以衛道  
而重德也。幼學壯行之願之未能忘也。苟王不待朝而顧  
廬枉駕。吾道豈靳人知。安見堯舜已邈。必不足與言仁義  
也。至召焉而王之在。已甚。必為之立應其召。是以詩書



坐誦之列躬願儕諸左右趨承之列誠恐身或可賤德究不能賤愛其身即以愛其君人主簡賢之習曷敢為吾王重其疵哉王齊反手之思之未嘗愬也苟孟子朝王而陳善責難大道且為世用安見湯桓不再必不足以大有為也至召焉而王之錮蔽已深姑為之堅謝其召俾知好色好貨之主不得倣距楊距墨之儒庶幾君忘其貴德益見其貴告其臣即以告其君足用為善之機不猶為吾王深其望哉孟子之不果朝孟子未忘王也不然不朝則已何為以一帛示其意於一宿費其詞乎蓋猶是將朝王之初心也特以可朝不可召者衛道以重德而已

可因召而朝而顧自居於不可者正欲王知道之尊耳且以臣朝君臣所以盡道即以君召臣君亦豈遂謂非道顧君欲為何如君必察其臣為何如臣臣以道自重君不得而輕之臣以道自貴君不得而賤之即至輕且賤之者故與其道相難終惟是自居於貴重以空其恃而啟其悟而臣不屈而道益不屈戰國之臣皆不召而至之臣也不可



坐誦之列願儕諸左右趨承之列誠恐身或可賤德究不能賤愛其身即以愛其君人主簡賢之習曷敢為吾王重其疵哉王齊反手之思之未嘗愬也苟孟子朝王而陳善責難大道且為世用安見湯桓不再必不足以大有為也至召焉而王之錮蔽已深姑為之堅謝其召俾知好色好貨之主不得傲距楊距墨之儒庶幾君忘其貴德益見其

也林心下陳不下召皆謂道心重而

孟子將朝王

全章

嚴朝與召之辨欲王知道之尊也夫孟子既欲朝王何不  
可因召而朝而顧自居於不可者正欲王知道之尊耳且  
以臣朝君臣所以盡道即以君召臣君亦豈遂謂非道顧  
君欲為何如君必察其臣為何如臣臣以道自重君不得  
而輕之臣以道自貴君不得而賤之即至輕且賤之者故  
與其道相難終惟是自居於貴重以空其恃而啟其悟而  
臣不屈而道益不屈戰國之臣皆不召而至之臣也不可



召之臣孟子一人而已。非孟子之自尊也。德尊也。即道尊也。苟世有尊德樂道之君。思與之講論仁義。黜霸崇王。而由桓以言湯。憲王祖帝。而由湯以言堯舜。則就見而學之可也。即不就見。待其朝而俟其陳於前亦可也。孟子雖不可召。何不可使君得見哉。如曰不可得見。何以記者特書曰孟子將朝王。然則將朝王者。又何以不果朝。蓋以王之召故也。王之召適以中止其朝也。始之使人來。而曰有疾。適以引孟子託病之辭。繼之使人問。而又醫來。適以絕孟子造朝之意。而孟子正恐世之不知其德。并不知其道。皆受王之愚。不以為王召孟子。拘孟子之迹。竟以為孟子不朝王。將不敬之罪。無禮之譏。其又奚辭。以一弔示其意。而又於一宿費其詞。終為之比伊尹。薄管仲。自明其尊。曰不可召。以見將朝而不朝。非不欲也。有所不可也。道固然也。雖然。孟子豈僅以道自守。而故示其德之尊哉。故示其尊。則以不可召者為夸。幾以不果朝者為幸。而孟子固將朝王之孟子也。召不可。朝何必不可。所以自明其尊者。實欲



使王之知其尊而轉為尊德樂道之君以相斬於大有為焉是即不能就見而受教庶幾不復以召焉者力拒其朝也此孟子望於王之深心而始終一將朝王之心也好色好貨失德者伊何底也以不可召者明示以可友可師俾知賢為尊而物無以尚而褻慢之意不生足用為善之機由此寓矣之梁之滕貴德者復何人也以不可召者顯喻以可親可畏俾知君雖尊而士亦不卑而陳善之門以啟反手可王之望由此深矣孟子欲使王知其道並知其尊而王乃可朝矣此意也東郭景丑所不能知彼公孫丑孟子仲子其能深知孟子之深心否乎

非深知君子者為還按之曰君子復何疑哉且餽之突如其來也吾亦何怪其然哉蓋彼實未識為君子耳不謂從旁見之者復為之懷疑而莫釋是餽者所冀倖或然者旁觀亦謂何必不然是豈曰親君子而仍未識君子乎一揭其品又安用此懷疑莫釋也無處而餽是謂貨之而獨不思所餽者畢為何如人耶儒行之曰貶也叩關者挾策



使王之知其尊而轉為尊德樂道之君以相斬於大有為焉是即不能就見而受教庶幾不復以召焉者力拒其朝也此孟子望於王之深心而始終一將朝王之心也好色好貨失德者伊何底也以不可召者明示以可友可師俾知賢為尊而物無以尚而褻慢之意不生足用為善之機由此寓矣之梁之滕貴德者復何人也以不可召者顯喻

中其其謂梁之滕也

而王其其謂梁之滕也

而王其其謂梁之滕也

欲解不受之疑因還按諸君子焉失陳繇以不受疑孟子

似非深知君子者為還按之曰君子復何疑哉且餽之突

如其來也吾亦何怪其然哉蓋彼實未識為君子耳不謂

從旁見之者復為之懷疑而莫釋是餽者所冀倖或然者

旁觀亦謂何必不然是豈曰親君子而仍未識君子乎一

揭其品又安用此懷疑莫釋也無處而餽是謂貨之而獨

不思所餽者果為何如人耶儒行之曰貶也叩關者挾策



而來入市者吹簫而往世主見之以為比比然矣則其決  
然而為此餽者方自謂勝籌已握又安識草廬歌嘯卓然  
負大雅之名士風之日下也候門者曳裾而進求食者彈  
鋏而歌國君觀之以為卑卑甚矣則其留然而致此餽者  
且自誇左券已操又安知斗室羈樓超然樹大成之望則  
餽者固未嘗一思君子也而餽者究無如其為君子也蕭  
條旅館之中而忽援厚實以相加彼餽者亦計之深矣而  
特未詳其為君子耳設早計及其為君子而猶以慙情所  
不免者為君子例諸尋常天下必無此妄人也蓋  
焉其語固實乎尚矣寂寞羈人之況而不恤豐腴以相贈  
彼餽者亦審之矣矣而要未審其為君子耳脫能審知其  
為君子而仍以偽士所或至者為君子冀其萬一天下斷  
無此愚人也蓋一深念焉其人實迥乎異矣則餽者所擬  
為有者其遂謂君子有之耶在輕試於君子者方以為如  
我所求固勢所必有不知勢之所必有以其人非君子也  
至特拔於什伯庸眾而成此美名其所由得為君子者知



平日先自命為君子焉。幼學壯行，非必情甘淡薄，乃齊而漫有所餽也。芳標可指，對觀焉而當亦爽然爾。在竊議夫君子者，亦以為如我所擬，或事所偶有，不知事之所偶有，以其人似君子而非君子也。至鄙薄夫婢閹縱橫而居於成德，其所以常為君子者，知畢生必無失為君子焉。長民輔世，何嘗矯作孤高，乃子而猶疑不受也。願望久昭，代計焉而轉難自解，爾可以貨取焉。有君子而如此者，乎子當恍然曰：吾淺之乎測君子也。

馬有君子

為餽者還按諸君子，當爽然失焉。夫既為君子，彼無處而餽者猶未識其為君子乎？為還按之曰：君子當亦爽然失耳。且人苟欲有餽於人，必自審所以餽者為何如說，亦必代揣受我餽者果為何如人，不揣其為何如人，竟以常人之所不能免，亦謂其人之所未必無，而鰓鰓然冀倖於其，豈知一懸想間，其品望既昭然在耳目，而猶為之冀倖焉，何為也。無處而餽，是非禮之而實貨之為此餽者，其概



以為非君子乎、其故欲以非君子者例視君子乎、概以為  
非君子、則闇於識者耳、謂游說之術興、士風日降矣、意者  
人之欲善富、誰不如我乎、斯亦何怪其餽之來也、蓋彼早  
以非君子相待也、故以非君子者視君子、則中於私者耳、  
謂仁義之道著、儒行日誇矣、或者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乎  
斯、亦曷禁其餽之至也、蓋彼實欲於君子輕試也、雖然、餽  
則餽矣、究如君子何哉、特出於什伯庸眾之中、而不屑以  
行詣儕世俗別之曰君子、固有自命為君子者也、子俗目  
無知、竟若相忘其為君子、而於恆情之中所屢見為必然  
者、期諸君子曰、此亦勢所必有也、然亦甚無謂也、一按其  
名、其本固已在流俗外矣、力闢夫捭闔縱橫之術、而獨能  
以聲價重儒林、稱之曰君子、自有無失為君子者也、乃人  
情叵測、轉若素知其為君子、而於意計之內、所遙擬其或  
然者、嘗諸君子曰、此亦事所或有也、然亦徒自勞也、一舉  
且概其人、誠不在庸碌中矣、然則所謂必有而或有者、有  
歟、不有歟、以餽者不恤厚實、而特為此殷勤、以致禮、亦殊



費圖維矣。而惜乎其施諸君子也。設以齊之所餽施於徇俗之恆流。斯有於虛懸者。亦何難有於實見。而茲固明明大雅之林也。幼而學者君子。壯而行者亦君子。而顧謂幼學壯行之外。別有一途焉。以克守其為君子者。則於君子特未深思爾。以饒者雅慕高賢。而反即此豐腴以鳴度。諒未嘗審度耳。則愚哉其加諸君子也。使以齊之所餽加於虛聲之處士。斯有於意中者。亦不難有於目中。而茲固赫赫大成之望也。求其志者君子。達其道者亦君子。而提謂求志達道之餘。更有一說焉。以無傷其為君子者。則在君子正堪直決爾。君子而可以貨取焉。有此乎。子又何疑乎。

公亦可師文王也。公明儀信之。亦以見道之一耳。且道之所以維於不敝者。恃乎人實恃乎能師而已。然師可師之人。則易。師不可師之人。則難於不可師者。而亦引之為師焉。此其意雖古人言之。而後人未必不疑之。而幸也。公明儀嘗信而述之矣。今夫儀魯人也。魯為望國。文王周公之道。儀固心慕之。而欲取法者也。然使儀而驟以語人曰。文



費圖維矣而惜乎其施諸君子也設以齊之所餽施於徇俗之恆流斯有於虛懸者亦何難有於實見而茲固明明大雅之林也幼而學者君子壯而行者亦君子而顧謂幼學壯行之外別有一途焉以克守其為君子者則於君子特未深思爾以餽者雅慕高賢而反即此豐腴以鳴度諒未嘗審度耳則愚哉其加諸君子也使以齊之所餽加於

聖人無不可師。可以證道之一也。夫周公師文王。則非周  
 公亦可師文王也。公明儀信之。亦以見道之一耳。且道之  
 所以維於不敝者。恃乎人實恃乎能師而已。然師可師之  
 人。則易。師不可師之人。則難於不可師者。而亦引之為師  
 焉。此其意雖古人言之。而後人未必不疑之。而幸也。公明  
 儀嘗信而述之矣。今夫儀魯人也。魯為望國。文王周公之  
 道。儀固心慕之。而欲取法者也。然使儀而驟以語人曰。文



王我師也。則人莫不瞿然驚。啞笑。謂夫聖人之道。非常人  
之道也。而儀必欲引之為師。則其欺我也太甚。噫。是直歧  
視夫道。而使天下後世不明乎道也。所以為道者。必此人  
也。抑何不使思之甚耶。而幸也。足以徵儀之說者。先有周  
公在。然則周公又曷為自言其所師哉。顧吾思周公之於  
文王。父子也。君臣也。以子師父。以臣師君。固亦繼志述事  
之常。而能自得師之說。不與焉。然而至德茂加。人之震驚  
夫文王者。鮮不曰文王固宜師者也。文王實不可師者也。

高視夫文王。即卑視夫我。而聖人之道。終無以明於天下。  
周公知之。爰以得之於心者。宣之於口。曰文王我師也。則  
師文之說。不自儀始。而儀之心。堅人之疑。息儀信之。予亦  
信之。而謂周公顧好言以欺人哉。噫。然則周公師文王。而  
儀亦必以為可師。則謂儀之師文王也。可。即謂儀之師周  
公也。亦無不可。顧以一儒生而師聖人。非周公創之於先。  
雖持之甚堅。信之甚確。衆何不為眾謗羣疑之所惑。故儀  
得周公之言。而師文之堅。堅。周公得儀之言。而師文之說。



明合上下數百年而其心同其言同亦以其道之無不同耳則吾向者道一之說世子之疑之者至是亦可以息矣盡亦勉之

賦得九月授衣

得衣字五言八韻

寒色隨時至。幽民恰授衣。三秋黃葉老。九月綠林稀。氈帳今宵雨。絺袍舊日機。樓臺秋信入。籬落晚煙霏。涼月催枯草。嚴霜淡曉暉。枝棲鴉尚穩。江冷雁初飛。響送樵三徑。寒驚樹幾圍。

聖恩歌扶。繪圖獻  
皇畿。



滕文公問爲國

志在大有爲者其問難已矣夫戰國時所以爲國者不問而可知矣而文公欲大有爲也其能已於問乎且人主撫有一國而不思所以有爲者無是情也然或坐攬一國之權不立探一國之本而所見者隘所志者卑則雖日思有爲而所以有爲之故卒未嘗一爲切究此戰國所由無能爲也而記者乃獨有嘉於滕文公夫文公之有心於國也久矣自方其聞截長補短之言欣然於國之尚足恃也宏規



待建。詎屑沾沾效晚近之謀。而勦業之興思。知即在守成之擇術。故小就苟安。不甘襲直起而索可久可大之模。抑其矚風行草偃之說。憬然於國之有與立也。衆望式憑。豈敢瑣瑣作目前之計。而百端以求治。知不如一是以爲歸。故刑名法術非所安。遂進而求有本有原之論。則以爲國之必憑乎爲也。爰以爲國問。今夫人於舉世委靡之會。慨國是之日紊。而思振作以矯頽風。則列邦之習尚。適以激其奮興之志。而矢願彌殷。今夫人於數傳孱弱之餘。稔國計之宜持。而欲更張以除積弊。則累世之規模。不足副其繼續之心。而審端綦切。於是知文公之自任重也。夫齊宣席表海之封。亦若足用爲善矣。而聞言稱美。卒諉謝以好色好貨之身。則舍當局之仔肩。忍作旁觀之袖手。其知有國而憚於爲者。爲國且諱之而不言。問何有乎。文公則殷然焉。深宮養尊處優。幾不識爲國有何鉅任。而曠觀四境。隱隱有立待設施者。斯嗣服之初基。即圖功之伊始也。而一問見自任之重已。於是知文公之自命大也。夫梁惠衍



小邦之祚。自謂於國盡心矣。而初見陳詞。先計量於致富致強之利。則忘百世之謀畫。姑徇一日之權宜。其知為國而苟於為者。為國且習焉而不講。問何有乎。文公則穆然焉。叔世見小欲速。幾不識為國有何常經。而抗志千秋。若歷歷有豫籌措置者。斯挽今之隱念。即復古之遐思也。而一問見自命之大已。至孟子詳告之。所謂為國者盡矣。不有此問。後之人其欲聞為國之說。孰從而得之。故記者特書以嘉文公曰。滕文公問為國。

滕文公問為國

全章

井田舉而政畢舉。滕可治矣。夫井田者。世祿學校所從出也。孟子以告滕君臣。欲其潤澤大畧以治滕耳。且國之不治。不能責治於民。而當責治於君。並當責治於輔君之臣。要之君臣之治國。亦治其未治之民而已。養民以衣食之原。民乃有以給養其上。厚民以身家之計。民乃有以自厚其天。握其要而政乃次第舉矣。是在君臣。今夫仁政之大要有三。曰井田。曰世祿。曰學校。而究之為道。有恆產者有



未修禮文  
出之便形  
祇涉

恆心學校所以葆恆心。而恆心本恆產。恆產井田。恭以禮  
下而祿必世及。儉以取民。而田必井授。祿出於公田。公私  
之界自井田始。知井田者。學校之原。世祿之基也。是民事  
所最不可緩者。也是凡為國者所宜力行之者也。豈僅區  
區為褊小之滕計哉。然而孟子當日。因為滕言也。因為文  
公言也。昔者新舊邦之文王。行仁政於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何孟子於為國之對。既言夏貢殷助周徹。而又釋  
義則借微形藉。酌用則斥貢收取助。以示什一者為仁不  
富。不什一者為富。不仁。言之何其詳歟。而七月一詩。引以  
實民事。太田一詩。雖詠自有祿之公卿。仍引以實助法。世  
祿不詳言。滕固行之矣。至設為庠序學校。亦飽煖逸居教  
以人倫之義耳。孟子之告文公。已明諭以為國之要。不離  
乎井地者近是。于是使畢戰問孟子。非復渾言為國也。直  
以井地問。夫地之井自界始。井之界自經始。不正以至不  
均。不均以至不平。必井均而分田定。有以治野人。斯穀祿  
平而制祿定。有以養君子。是仍世祿必本井田之意也。野



九一國什一可不講歟。而卿以下之圭田百畝半之為五十一夫外之餘夫百畝四之為二十五。是又世祿之變通而井地亦變通於其中。至於同井無出鄉而相友相助相扶持。上無暴汚下皆親睦。有學校之遺風焉。是亦學校必本井田之意矣。然則孟子之告畢戰與向之告文王。王者詞雖異意實同也。為國不能外井田地。井地正以策為國井地者。民事之所最不可緩者也。世祿出其中。學校出其中。言念民事無他道矣。昔者孟子道性善復問則曰道一。今者孟子重井田復問亦猶之曰道一而已。惟是合人情宜土俗舉大畧而潤澤之。則憑乎力行者之自為。於一時為新命之王。於百世為王者之師。是孟子所望於滕君臣者。亦豈僅惠哉。且堯致時雍之化。舜徵風動之休。說者謂勸善在一人。即遷善在天下也。不知堯舜欲為天下計而顧惟是以一人之善導衆人之善。則亦祇自盡乎待人之心。究未極乎覆天下之量。而後知誨人僅等養人也。惟堯舜之所憂者遠爾。分人以財。固謂之惠。夫財豈非天下所急。



九一國什一可不講歟而卿以下之圭田百畝半之為五十一夫外之餘夫百畝四之為二十五是又世祿之變通而井地亦變通於其中至於同井無出鄉而相友相助相扶持上無暴虐下皆親睦有學校之遺風焉是亦學校必本井田之意矣然則孟子之告畢戰與向之告文王者詞

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教善亦僅能及人也而為天下計者尚矣夫教善者僅能以已及人亦猶之分財也而得人則仁及天下豈僅忠哉亦豈僅惠哉且堯致時雍之化舜徵風動之休說者謂勸善在一人即遷善在天下也不知堯舜欲為天下計而顧惟是以一人之善導衆人之善則亦祇自盡乎待人之心究未極乎覆天下之量而後知誨人僅等養人也惟堯舜之所憂者遠爾分人以財固謂之惠夫財豈非天下所急



需哉。惠豈非仁所散見哉。而猶若未足謂仁。天下者何也。或者曰。瞻人之身。誠不如淑人之性也。給人之欲。誠不如復人之初也。用是教人以善矣。善為天下同具之良。聖主當陽而宇宙蒸善氣焉。夫何待日討而申儆也。乃者人而向道教以償之人。而敗常教以挽之。較之釜鍾市德所施。彌覺情深矣。善為天下共由之路。皇躬立極而遐邇多善人焉。夫何煩戶說而家諭也。乃者人而庸愚教以引進之人。而才智教以範圍之。較之衣食推恩所被。更為意摯矣。不可謂之非忠矣。獨是善以一人教。猶財以一人分也。一人教而善僅及人。猶一人分而財僅及人也。則以其進分財為教善者。仍第知對乎己之有人。不知盡乎人之有天下。亦安得而謂之仁哉。吾乃穆然思。畢然望矣。洪荒之世。運會未開。欲措天下於治安。道資交贊。賢聖之才。國家攸欲副天下之仰望。簡在君心。堯舜之憂。堯舜所以能得人也。堯舜之得人。堯舜所以為天下也。非仁而其謂之何。天下望莫定殷矣。恃獨力以支之。宵旰莫酬。夫衆志集羣力。

倚。



以付之臣鄰交助其成功得人者實迫於憂之萬無可辭  
欲計不出此而覺別無一術焉足為天下握治原也當日  
者作士咨而服就宅流教資乎弼司徒命而親義別序教  
賴乎敷而六府惟修生財亦既有道矣其斯謂仁育萬物  
哉天下苦昏墊久矣盡一心以救之四海所以頌聖神協  
同心以謀之一朝所以歌喜起得人者實出於憂之萬不  
能釋欲偶事他途而覺總無一策焉足為天下籌全局也  
當日者壞擊衝謠則在野羣遊樂善之天禹拜皋颺則在  
廷盡入同善之量而五紘允撫阜財亦早有歌矣其斯謂  
仁普羣生哉豈僅忠哉亦豈僅惠哉是之謂仁是之謂難

論丈夫而及女子連舉之也夫丈夫自有真況大丈夫獨  
不聞冠嫁之禮惟女子則曰無違乎孟子連舉之以曉春  
曰禮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故先王制禮有以端男教  
之初即有以彰女貞之稱其事散見禮經雖有詳有不詳  
而皆可參觀以得也吾以子為未學禮者何子言丈夫亦  
知丈夫固別乎女子而稱之乎而以之大儀何洵乎子未



以付之臣鄰交助其成功得人者皆通於受之萬無可辭  
欲計不出此而覺別無一術焉是為天下極治原也當日  
者作士啓而服就宅流教資乎獨司徒命而親義別序教  
養乎教而六府畢修生財亦既有道矣其斯謂仁育萬物  
天之吉言乎教大矣盡一心以救之四海所以頌聖神協  
降之福也所以歌事起得人者皆出於是之萬不  
可及也夫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  
而東則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論丈夫而及  
女子連舉之也夫丈夫自有真況大丈夫獨不聞冠嫁之禮  
惟女子則曰無違乎孟子連舉之以曉春曰禮之大體所以  
成男女之別故先王制禮有以端男教之初即有以彰女  
貞之利其事散見禮經雖有詳有不詳而皆可參觀以得也  
吾以子為未學禮者何子言丈夫亦知丈夫固別乎女子而  
稱之乎而以之大儀衍洵乎子未



嘗學禮也。何者？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夫生而寢以牀，弄以璋，射以矢，即襁褓提抱而已。與設悅衣褐，異其著代之期。及長而冠於阼，行於廟，摯於朝。縱嫡庶異文，而要其簪日戒賓，一以成人為重。是故祝則有辭，醴則有辭，字則有辭，而請於賓而教之，而必歸諸父者，若以終其飲，有帥記有成之義。見於贊者，見於兄弟，見於姑姊，即見於母而拜之。而事係於父，別無所謂敬爾儀慎爾德之詞。無他，凡以成其為丈夫也。而禮又有為女子設者，當執鴈升堂之始，父親醮子於寢，而命之迎，而非所論於嫁也。即芼魚告廟，以還，父亦醴女於廟，而申之戒，而要必屬之母也。顧攷之婉婉聽從，有教之十年以內者，德容言功，有教之三月之先者，母於此又何事誥誡為？然而冠者禮之始，昏禮者禮之本也。故夫父與母申之夙夜者，各有其為戒為勉之別，而義皆取乎無違。母於女送之祭門者，并非第承舅承姑之教，而詞獨重以夫子，勿溺宴私，環佩節其情，琴瑟永其好敬之哉。惟是樛櫨篲筥，事夫子以小心，而無使謂爾母



嬌愛勿恃驕寵。對菲虞其棄。蘋藻宜執其恭。戒之哉。惟是  
酒食米鹽。佐夫子於中饋。而無并我父母詒。惟於是禱已。  
結而將別於門。衣猶牽而重為之戒。敬戒無違。毋言具在。  
則不以內和理而家長久乎。則安有轉幸其室。起謫言戶。  
聞詒辭者。施以巾。施以帨。祇仍佩用之常。正非若韎韐纁  
裳。被其服。必思其義。侯乎著。侯乎庭。亦守代終之職。要非  
若昨階客位。居其所責其成。嗟乎。丈夫生而願及其冠。女  
子生而願為有家。故許嫁納采。已為二姓之人。即庶母施。

擊。猶示無愆之訓。禮有之。所以責婦順也。然則順固女子  
之正乎。至丈夫而亦是順也。是亦不成丈夫矣。

不能移不能屈。則處逆若順焉。豈徒富貴之不能淫哉。且  
人生有逆境焉。恆能即其處順之操持。而變易於其所憂。  
磨折於其所懼。然非真境之能變易我。我能磨折我也。我本  
有可以變易者。斯可憂之境能易之。我本有可以磨折者。  
斯可懼之境能折之。而要惟境逆而仍若處順。則我志有  
權而境終無權。富貴不能淫。其處順境也固然。然而境有



嬌愛勿恃驕寵對菲虞其棄蘋藻宜執其恭戒之哉惟是  
酒食米鹽佐夫子於中饋而無并我父母詒懼於是禱已  
結而將別於門衣猶牽而重為之戒敬戒無違母言具在  
則不以內和理而家長久乎則安有轉幸其室起謫言戶  
聞詒辭者施以巾施以帨祗仍佩用之常正非若韎韐纁  
裳被其服必思其義俟乎著俟乎庭亦守代終之職要非

五平至夫夫而亦具則也具亦不為夫夫

擊斷示無遺之信對首之州以責教訓也想順則則此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處逆若順非徒順境之不能淫也夫貧賤威武逆境也而  
不能移不能屈則處逆若順焉豈徒富貴之不能淫哉且  
人生有逆境焉恆能即其處順之操持而變易於其所憂  
慮亦於其所懼然非真境之能變易我能磨折我也我本  
有可以變易者斯可憂之境能易之我本有可以磨折者  
斯可懼之境能折之而要惟境逆而仍若處順則我志有  
權而境終無權富貴不能淫其處順境也固然然而境有



順未嘗無逆也。然而境可順正不妨逆也。夫亦逆境而處之。若順而已。果其長守富長守貴而終窶無嗟。室人何譴泥塗無辱。時命可憑。則此志固易持也。特無如境之適相反者。往往轉通而為塞。設天懷非澹泊。何以居困塞而不搖。即或不獲富不獲貴。而蕭條四壁。勢莫相加。嘯詠一廬。力誰與抗。則此志猶易守也。特無如境之更有甚者。往往易安而為危。苟素履非堅貞。何以歷艱危而不挫。然則貧賤也。威武也。較富貴而皆為逆境也。世之為其所能移為。

其所能屈者。比比然矣。而有志者。豈惟不淫於處順哉。夫亦逆境而處之。若順而已。天民大人之學。雖貧賤亦何損其真。且得借身世之寬閒。益深涵養。則貧賤正勵志之日也。而何有於移。養氣配道之功。雖威武亦自反而縮。且得藉人情之叵測。益著堅強。則威武正見志之秋也。而何有於屈。何也不移者。乃不能移也。不屈者。乃不能屈也。且夫天下難堪之遇。豈必其人之所樂趨。而趨固無庸。避亦無庸。要惟令貧賤威武之逆投者。退聽焉而不撓。主宰有時。



簞瓢屢匱而琴書自樂蕭然懷葛之高風有時桎梏在前而聲色不驚浩然天地之正氣甚至山中顧問仍守布衣世局變遷斷不隳晚節移與屈復何慮哉且夫人世拂意之遭豈必其人之應得而得之非道處之有道要必使貧賤威武之逆試者受制焉而不擾神明有時寂處空山而與世無求高卧守孤寒之況有時久羈絕域而委身不惜皓首全忠義之名即至傳食諸邦似非樂道周流異國時有戒心移與屈究何疑哉夫亦逆境而處之若順而已而

處順之不淫猶未足徵其全量也謂為大丈夫非以此乎

其二

處易順之境而不順亦不至移與屈矣夫處貧賤臨威武最易於順人順則能移能屈矣乃與淫俱不能焉豈僅可富可貴哉且人孰甘於順人而易一境焉幾無可自慰必將有所求既求焉不得不順也而其志已遷易一境焉更無可自安必將有所懼既懼焉不得不順也而其志已折惟於最易順人之境仍持以不甘順人之志斯志誠不為



境所窮富貴不能淫已非以順為正者所可比矣而處境之最易順人者莫如居貧賤莫如臨威武今使人不獲祿厚位高而猶不至室人交推泥塗致辱則故我亦可以自守何必以順者獻媚而乞憐而設也適居貧賤也恐饕餮之不給而嘖蹴之與勢所難辭羨簪笏之有光而攀附之私情不自已即或託言淡泊貌若以貧賤為可安而清夜有餽遺謂為莫知而輒受山林通仕宦即從捷徑以爭先無他威武加之一時之支屬尚可強貧賤困之畢世之冷落實難堪則貧賤最足令人順矣順則能移矣而志定者

確然蓬蒿三徑而杜門不出勵節孤高風雨一廬而著書自娛忘懷得失其無所謂順者何至彈鋏作侯門食客獻裘乞暮夜私恩也斯貧賤而斷乎不能移也今使人惟是居安處常而絕未有勢與理爭力與德抗則此心亦何難自主矣至以順者忍垢而蒙羞而設也適臨威武也奸雄之氣鼓方張而附勢偷生空負老成之望軍國之事機已挫而留身圖報終虧致命之忠即或素號剛強咸以為威



武所莫勝而恐之以天命遂以識時務為見幾脅之以兵  
權即以保身家為得計無他貧賤累之在已可自解其憂  
愁威武凌之於人實顯受其挾制則威武最足令人順矣  
順則能屈矣而志堅者卓然強鄰構釁而刀鋸在側使命  
無慙異域羈身而旄節已殘寸衷如始其無所謂順者方  
且全歸其父母之軀直養其天地之氣也斯威武而斷乎  
不能屈也蓋明明處易順之境而不順者也不順故不移  
不順故不屈貧賤威武總不能使不甘順人者偶出於順  
而第驗諸富貴時其不淫也猶未足見其不順也此誠可  
謂大丈夫矣

難況極之以威武也於此而見為不能其守不亦堅  
哉且節不經困苦而全非真節操也志不由堅強而出難  
語志貞也惟勵其節而節固斯逆境與順境遞加焉而百  
折不回亦守其志而志堅斯處變若處常內定焉而三軍  
莫奪艱苦當焉歷鍊深焉而不憂與不懼而無憾已富貴  
既不淫矣今天富貴固足移人之守而足以移人之守者







富貴猶處於後也。富貴固足屈人之志，而足以屈人之志者，富貴猶易於防也。吾試反乎富貴而言貧賤，進乎富貴而論威武，貧賤處於苦，不若富貴處於甘；處於甘則稍為歛抑，猶得本保泰持盈之道。自勵其堅貞，惟貧賤則俯仰無寬，皆為困境，而動多掣肘，隨在皆悲憫之途。威武處於險，不若富貴處於夷，處於夷則偶作矜持，不難舉驕奢淫佚之端，自消其妄念。惟威武則去從難決，悉屬危途，而臨難堪虞，無地非悚惶之境。一言貧賤，即向之不淫於富貴者，至此而誰能不移？一言威武，即向之富貴而不淫者，至此而誰能不屈？惟然而不移與不屈者難焉。惟然而不移與不屈者貴焉，是必無外來之慕，視一身外胥屬無繫，斯貞固不搖，自可遇困頓而常堅其志，是必嚴內省之功，知吾躬內別無他疚，斯堅凝素定，豈復臨患難而稍貶其操？且夫不移不屈之操，要難強制耳，絕塵世而自矜恬退，阨窮久則其志必搖，處安閒而高語堅強，叢勝至則其情必餒，就令故為矯飾，不能屈移者其暫，必能屈移者其常也。



而所謂不能者不然也。世際衰微，即終於泥塗，怨尤悉泯，身臨大節，雖脅以兵戟，持守終堅。至大至剛之氣，斯世良難矣。使貧賤而儀行當之，將附勢希榮，必至問心而多擾。使威武而儀行處之，將卑躬屈節，必至俯首而無辭。抑不屈不移之守，未可襲取耳。叩諸衷有一私未淨，困窮迫而必致游移，返諸躬有一意未強，危難集而必工趨避。縱使強作矯持，不能屈移者其始，必能屈移者其終也。而所謂不能者異是也。單瓢陋巷，不妨掩沒其終身，遺大投艱，無

慮偶回其節操，有為有守之風。古今罕覯矣。使儀行而處此貧賤，必抑鬱無聊，枉尺而作直尋之想。使儀行而當此威武，必依阿成習，趨炎而存固寵之思。烏足以謂大丈夫哉。今使處窮者不安於窮，遇勢者受制於勢，將窮與勢之累我脅我者，我反無以制窮與勢也。有不願順人者，處逆同乎處順。欲念捐而素志常貞，不抗繼以不卑，片念定而一毫莫挫窮焉。而以理安之勢焉。而以節高之彼累我脅我者，終無以奪我也。得志不得志，而居立行皆本於道。先徵



而所謂不能者不然也。世際衰微，即終於泥塗，怨尤悉泯，身臨大節，雖脅以兵戰，持守終堅，至大至剛之氣，斯世良難矣。使貧賤而儀行當之，將附勢希榮，必至問心而多擾，使威武而儀行處之，將卑躬屈節，必至俯首而無辭，抑不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不移不屈，皆不以順為正也。夫貧賤之時，威武之加，固易移易屈也，乃不能也。其不以順為正者，不較勝於富貴乎？今使處窮者不安於窮，遇勢者受制於勢，將窮與勢之累我脅我者，我反無以制窮與勢也。有不願順人者，處逆同乎處順。欲念捐而素志常貞，不抗繼以不卑，片念定而一毫莫挫窮焉，而以理安之勢焉，而以節高之彼累我脅我者，終無以奪我也。得志不得志，而居立行皆本於道，先徵



諸富貴矣。今夫富貴之相反者，則為貧賤。富貴之所挾者，則為威武。操修之勵，處境豐者易，處境嗇者難。否泰縱有時，誰遇貧而弗嗟終宴窮通雖有命，誰處賤而樂於深藏。古今來砥節者流，品詣原非湮沒而究之德性彌堅，獨安於單瓢陋巷者幾人也。志慮之堅出乎性分者，易昭出乎勢分者難見。望嚴威之在通，退縮者志易遷。臨武事於當前，畏憚者志更懦。古今來養氣之輩，性情非不堅強而究之操持素裕，不避斧鑕刀鋸者何人也。貧賤也，威武也。

欲其不移不屈也。誰則能之乎？處貧而偶有富之心，外不移而內已移。處賤而偶作貴之想，迹不移而情已移。乃不移者節獨昭昭焉。視華輿如浮雲，而素節既以獨貞。即一息不敢或改也，不移也。遇威而即生怵惕，屈於富之豪華遇武而即起委蛇，屈於貴之烜赫，然不屈者心常坦坦焉。輕權豪如土芥，而牢絡有所不甘，乞憐有所不屑，也不屈也。今夫名賢義士，其聲稱之越乎尋常者，皆平日之持以定力焉。隨遇而安，當貧賤而無愧色，此心常定，加威武而



不改容。片念堅貞，遂使人所能移能屈者，而獨有以制之也。將貧賤視為固有，而嘯歌不輟。歲歲有慕於英賢威武，退處於無權，而念慮常貞。韋布可輕，夫君相推斯意也，不必處貧賤，臨威武，庶見其不移不屈也。而修為裕於夙夜，常不改者，變自不移。豈獨富貴者之不忘謹守哉？今夫碩士高人，其品概之超乎流俗者，皆出平日之出以定識焉。雖貧賤遇威武，趨附之心終弗事。即威武加貧賤，赫濯之靈亦何為一心堅定。舉凡人移我屈者，我皆退而不前矣。將遇

貧賤則厲其操，而環堵反居，自得安閒之趣味。臨威武則無所懾，而灝光英氣可對屋漏之鬼神，推斯詣也。即非處貧賤，臨威武，亦見其不移不屈也。則操持密於身心，可對己者，自可對人。豈惟富貴者之不懈持循哉？真大丈夫也。於天下，尼山筆削，遂有謂黜周王魯者，非也。命討本一代之大經，雖積弱尚戴乎共主，尊卑猶千古之定位。即有德何解於匹夫，不會其通，則是大聖人口誅筆伐，將以懲一世僭竊之非，而先自蹈於僭竊焉。幾何不顧名而忘義矣。



不改容片念堅貞遂使人所能移能屈者而獨有以制之  
也將貧賤視為固有而嘯歌不輟歲歲有慕於英賢威武  
退處於無權而念慮常貞章布可輕夫君相推斯意也不  
必處貧賤臨威武庶見其不移不屈也而修為裕於夙夜  
也昔自下樓入道即富貴者之不辭其辭而居其位者  
貧類謂為危亦具其不移不屈也限其辭而居其位者  
無所圖而歸其位者下樓至歲之與辭其辭而居其位者  
貧類謂為危亦具其不移不屈也限其辭而居其位者

天子之事也

事繫於天子春秋所以尊周也夫周德雖衰然天子固在  
也天子不能有其事而孔子以其事歸之豈謂以天子之  
事與魯哉且自王綱衰息而周天子政教號令之頒不行  
於天下尼山筆削遂有謂黜周王魯者非也命討本一代  
之大經雖積弱尚戴乎其主尊卑猶千古之定位即有德  
何解於匹夫不會其通則是大聖人口誅筆伐將以懲一  
世儆竊之非而先自蹈於僭竊焉幾何不顧名而忘義矣



然則春秋果何事乎哉。蓋孔子懼天下之不治而思以其  
事歸諸天子者也。天子受四國之圖書出治東當陽列辟  
不專夫威福至幽平末造轍迹亦漸更矣。交質則鄭遂凌  
周。稍夏則荆始稱楚。統七十國之戰爭攻取而權衡默係  
於修儒。故辨分正名。編年必懷尊王之義。天子承萬年之  
統緒虛名僅守府。強侯尚懾其聲靈。至齊晉稱盟威權益  
旁落矣。召陵遷怒於侵蔡。河陽肆禍於召王。即一二端之  
予奪貶褒而道法藉垂諸累禩。故存理遏欲。易世猶稱盡

性之書。何也。事固天子之事也。天子不能有其事而孔子  
則將以其事歸諸天子者也。謂彰善癉惡懲勸實孔氏之  
刑書。顧周天子制度考文。惟此大義森嚴無或干典以取  
戾。作述必垂信史而假微權於袞鉞。則賞罰祇秉夫當王  
謂書爵稱名。刪訂第侯邦之私乘。顧周天子綏猷建極。凡  
在薄海内外。猶然守典以承流。赴告即在姬宗而寓載筆  
於謹嚴。則纂修何疑其主魯。迹熄詩亡之未有終窮也。豐  
鎬之舊典無存。空文亦艱於補救。弓彎繡菑王亦能軍。昨



賜葵茲臣且下聘變本加厲至并此大綱而淪歎焉則咫尺誰戴王靈矣假而周天子應運而興力返積習以振奮將周疆問鼎觀兵猶折於王孫踐土拜嘉請隧尚辭於叔父事不外綱常名教而錫極在大建制治保邦一統仍還其舊物也子孫何虞失序哉人存政舉之不能無望也邠邠之景命未改積衰尚藉以挽回吳楚書人防謹華夏滕薛爭長制重宗盟起敬救偏誠由此致治於平平焉則叔季重觀上理矣今即周天子威權稍替粹難轉弱以奮興

顧華督孫竄名在諸侯之策晉盾許止法嚴太史之書事不過禮樂政刑而藏書存故府賞功伐暴百王不易其常經也素志非在尊周哉知天子之事則可以諒孔子之矣

自明所欲耳且儒者將以一身網維宇宙未有不審其世變之所亟而可與語黜邪崇正之功者也天理民彝幾希不容以或泯異端曲學蠱惑將安所終窮有扶世翼教之君子出焉相其先圖遏其流弊雖其功不以一端竟而生理於是為不亡已觀於昔者之治而知羣邪悉屏教澤亦



賜葵茲臣且下聘變本加厲至并此大綱而淪歎焉則咫尺誰戴王靈矣假而周天子應運而興力返積習以振奮將周疆問鼎觀兵猶折於王孫踐土拜嘉請隨尚辭於叔父事不外綱常名教而錫極在大廷制治保邦一統仍還其舊物也子孫何虞失序哉人存政舉之不能無望也邾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

邪說作而人心不正正之斯必息之矣夫人心何以不正邪說誣之也息之使不作而人心正矣孟子故深其懼而自明所欲耳且儒者將以一身網維宇宙未有不審其世變之所亟而可與語黜邪崇正之功者也天理民彝幾希不容以或泯異端曲學蠱惑將安所終窮有扶世翼教之君子出焉相其先圖遏其流弊雖其功不以一端竟而生理於是為不亡已觀於昔者之治而知羣邪悉屏教澤亦



因以常新。雜說未興。變故較易於匡救。蓋其時邪說猶不  
得作也。乃自晉迄今。而至於我。我苟值昌明之會。則涵濡  
有至教。亦願渾知識以相忘。標宗旨於六經。賢愚何判。溯  
危微於二典。升降奚分。習而安焉。我正可與為無事也。而  
無如其隱隱相需也。我不逢混莽之秋。則經訓稟當王。何  
事矯習尚以求勝。一善本性初所近。語少新奇。四端非外  
鑠而來。書刪隱怪。任自為焉。我何庸繫之於懷也。而無如  
其默默相觸也。則以今天下邪說之誣民。而人心之不正

也甚矣。我欲人之弗納於邪。而正之也愈急。我欲邪之不  
騰其說。而息之也愈嚴。蓋原人生賦畀之初。防性閑情。何  
知詭僻。自曲士務為奇異。妄思著述以名家。而煽惑遍羣  
倫。積久遂移其本性。而論人世遷流之極。喜新厭故。會有  
窮時。故吾儒責任匡扶。尚冀挽回夫末俗。而轉移由片念  
異論不戢而自消。欲無人心先息邪說。蓋我之抱此欲也  
亦久矣。而我安禁邪說之不興也。異學之紛紜也。刑名法  
術書創新書。清淨虛無。喜為高論。棄禮蔑義。坐令億萬輩



知愚賢否。悉入於迷途。斯怪奇之隱慮滋深矣。顧我猶幸  
人心之未盡亡耳。起衰救弊之為。轉機甚捷。誠使返積習  
於倫常。則尊親豈忍漠視。道性善於講論。則堅白不逞空  
談。除舊更新。正之即所以息之也。而所欲何難共喻哉。而  
我豈謂人心之易復也。世風之凌替也。本性淪亡。冥頑誰  
悟。末流陷溺。昭質已虧。物則天良。卒因千百家怪誕支離。  
坐銷其元善。將補救之微權。誰屬矣。顧我特患邪說之未  
能絕耳。誠意修身之學。庸近無奇。誠使遏橫議於舉世。則

覺悟豈患無權。昭至理於兩間。則虛靈未嘗盡昧。守先待  
後。息之即所以正之也。而所欲豈至無憑哉。蓋自我正之  
而邪說者或不得作也。此則我之欲也。而猶不止此。

難自遣者。心也。萬難自謝者。事也。即不克任其事。而但存  
諸心。或不能恕於心。而遂宣諸口。其情愈迫。其望愈奢。其  
心益悔。而難明。其事仍懸。而有待。則所願外人共諒之。共  
任之。爾。今天下人心邪說中之。誠行淫辭。因之。聖道息。世  
道息。嗟乎。自禹周公孔子沒。予固未得為孔子也。以承







三聖辯何得已。豈真妄肆舐排。自鳴不可於一世。亦謂千  
秋公憤義不容忘。世教賴扶持。即空談或非無補。豈必過  
形煩瀆。甘為太甚以絕人。無如一已深衷。勢無可轉。顏風  
期變易。則衆議詎屬不倫。予之辯誠有之。而顧謂予好之  
也。且處楊墨橫議之世。豈獨予一人不得已於言。亦天下  
有心人。所不能付諸無言者也。一人言之。其欲可以質焉。  
周公孔子而勢不可勝。楊墨天下言之。其辯可以助息邪。  
距詖放淫。而功大有補人心。嗟乎。予亦聖人之徒也。異學

興微言絕。三聖人絕繼繩之道。全寄在予。有承三聖以距  
楊墨者。予正深望其能矣。世道日失於畸邪。非立開其沈  
痼之胸。則挽不捷。置身於有楊有墨之際。特宗一理以為  
歸。杜漸防微。不至沿邪說設行淫辭之風。而人心亦復其  
本體。俗忠即傷夫忠厚。惟力返其秉彝之好。而變易非難。  
操勝於不楊不墨之間。別立一幟以相敵。默邪崇正。方且  
奉禹周公<sup>孔</sup>之道。而聖言亦賴以表彰。誰其距之。誰其  
能之。嗟乎。予固聖人之徒也。楊墨能挾徒以為害。有言可



以大其防人心苟自我而返初雖辯亦當矜其志而顧謂予好之哉

斜執故不懸不墨之間像立一瓣以歸猶  
 本體故不懸不墨之間像立一瓣以歸猶  
 強林陳以懸不墨之間像立一瓣以歸猶  
 歐之歐陳以懸不墨之間像立一瓣以歸猶  
 懸墨昔于五穀望其指遠世直日夫於  
 興猶言餘三望人然猶餘之直金寄其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辯承聖人。當共勉為聖之徒矣。夫孟子之不得已於辯。距楊墨。即以承三聖也。能言則聖之徒。孟子非望人之承聖哉。且吾與斯人不能相感於無言。幾若自暴其能言。而至以辯聞也。方企三聖人而滋愧矣。乃猶謂吾有意為之。則亦思今之世為何如。世今之人為何如人。置諸無言。在我轉覺其太甚持以能言。無人不可以有功。三聖往矣。一身紹其傳。天下同其志。而承聖者可獨亦可共。爾今天下



人心邪說惑之。彼行淫辭。因之其不正實甚。而三聖之道  
幾息矣。無他。天下皆楊墨也。即非楊墨。皆言楊之言。而楊  
之徒也。皆言墨之言。而墨之徒也。誰與之距。誰與之辯哉。  
而以承三聖之予處此。寧何如者。豈真妄肆觝排。自鳴不  
可一世之意。苟世風尚古。予亦願緘予口矣。乃三聖留此  
人心。楊墨將汨此人心。而竟無愛予者。稍分其憂。則責彌  
專。情彌迫也。豈必故為煩瀆。甘受絕人太甚之譏。倘俗尚  
可從。予亦將捫予舌矣。乃楊墨陰壞乎人心。楊墨實顯抗

乎三聖。而竟無助予者。直樹之敵。則勢愈亟。志愈危也。予  
之辯則有之。豈好之哉。楊墨起。則人心不能正。人心亡。則  
三聖不能承。予固有不得息。不得不距。不得不放。即不  
得不辯者。而環曰。是亦不可以已乎。則必楊墨之不必距  
可也。且夫距楊墨。亦何常之有。一己之深勢。無可轉。而同  
其世者。苟同其願。即空文不可謂無功。千秋之公憤。義不  
容忘。而有其詞者。即有其權。則斯道亦賴以不墜。惟是以  
言距之而已。而能此。則聖人之徒矣。聖人不能使後世之



天下無害人心之大患。而吾人可代前世之聖人。設害人心之大防。置身於有楊有墨之時。別立一幟。以為主。以言制楊墨之言。而楊墨為之摧折。即以言闡聖人之言。而聖言藉以表彰。楊墨無徒。而聖人有徒。予今日好辯之譏。庶幾共白也哉。楊墨即使聖人之天下。胥受禍。人心之大患。而楊墨不能使承聖人之人。不立禍。人心之大防。操勝於不楊不墨之地。特宗一理。以為歸。有言而楊墨悉屏。聖人當亦佑啟之。即有言而聖人如存。楊墨終將默化之。楊墨之徒。皆聖人之徒。予生平不得已之心。不且大慰也哉。距者誰乎。能者誰乎。三聖有靈。予之承聖不孤矣。



essays.  
on classical subject

三  
石  
以  
廣  
聖  
言  
一